

興



東

行

王顯煥

冀

東

行

方思作

一九四八年四月

引言

這是一位青年從冀東解放區寄來的幾封信，這位青年新近走進解放區，所以他對解放區的印象，正可以代表一位胸無成見的知識份子對解放區的看法。

這幾封信雖然只敘述了冀東一隅的情況，但却可以反映整個解放區各方面的動態，我們可以由此知道共產黨的軍隊為什麼能打得那麼漂亮的仗，也可以明瞭土地改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解放區許多實況是與這裏流傳的謠言完全不同的，例如城市工商業者就並不被鬥爭，他們大可以自由在地辦工廠作買賣，解放區的學生更比這裏好多了，他們不需要以迫害反飢餓，能夠獨主自由地學習與研究，甚至可以有打先生的分數的快意事。那真的人物也是複雜多端的，有連夜用油榨麻餅吃的地主，也有獨自抱著字典啃駢風文獻的伙夫勤勤員，有住在地主家中大吃白麵餃子，向一些偽裝的共產黨宣稱願意給他們當婆子的幹部，也有永遠穿着一套棉軍服，胸前挂着一隻煙草烟袋，替別人拿行李的「老清華」，揆言之，正經歷着空前革命運動的這一片中國的土地上，陳腐的份子仍歸殘留着拚命掙扎，新的幼苗卻已經漸漸生長了，雖然這個區域並不是早已造成了給一些人去享樂的十全十美的天堂，雖然這裏的人物也不個個都是美麗的聖人，甚至這個革命過程是一刀一槍殺來殺去，走一步路流一滴血的向前進展，很不够雍容和穆。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看見這一片土地已經閃爍着希望的花火，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將在痛苦中誕生了。

我們對這些信件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可以由這些信件親切地了解寄信人的轉變過程，這位青年的知識份子敘述自己從光大門楣的封建思想，如何懷着痛苦與希望，轉變成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思想，這種痛

苦與希望不正是我們這一代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命運麼？而那個「土頭土腦」的老清談的生活不正是應有的歸宿麼？如果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懷有追求生活理想的志願，抱府熱愛自己民族的感情，就不能不定到這條路。有人說得好：

「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份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與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何小事做起，在那裏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爲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鬥。」

一九四八年仲春答誌

冀東行

目次

- (一) 逃亡
- (二) 朋友們
- (三) 人民是不可被戰勝的
- (四) 土改狂潮遍地來
- (五) 保護工商業
- (六) 逃亡地主的悲哀
- (七) 北方大學
- (八) 過年前後
- (九) 跨進新世紀

第一封信 逃亡

××：

我走了，偷偷的離開你們，完全像一個逃亡者。

我沒有把要走的事告訴你，更沒有告訴他們，我只說家裏有病人，要回去看看，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現在要請你原諒。

我在二月三日××，借住在一個同學姐姐的家裏，那位姐姐很關懷，殷勤地提出了好多我不會防備到的詢問，幸好我聚精會神應付過去了，倒要感謝她，先給我一次過關的盤問考試。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便離開××，聽說前面要過封鎖線，緊張極了，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在八點鐘我們便安然的混出來了，查驗身份也沒有問個來踪去跡，就是這樣輕鬆的就放過來了，真是完全出乎意料。

原來所謂封鎖線，只在××不過八里的地方，這條路是通到解放區的大道，客商往來，一天上上下下的，大車不下好幾百輛，檢查的地方就這麼幾個兵，沒有法子詳細檢查，更說不上逐人盤問了。可是脾氣却挺暴燥的。他們手拿鐵條，叱罵着馬車夫，叱罵着客商，檢查時却只拿腳踢開貨物，並不動用算手，我想這樣馬虎的檢查法就是帶着一隻槍也全然沒有關係的。

過了檢查哨不遠便是一道封鎖線，靠出口的地方有好幾個明暗碉堡，有兵站崗，但也不盤問，這裏顯然還是××郊區，矗立的煙筒還看得清磚的紋路，誰知道已經不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了呢？

我心裏並不平靜，因為在我看來，封鎖線絕不是如此簡單的，而且當時也不知道那就是封鎖線，只以為不過是過了一關罷了。



116725

然而，車裏的空氣畢竟活潑起來了，像放下一付重担子似的，大家舒了一口氣，「噠」的一聲火柴，燃了廉價的菸捲，首先講話的是馬車夫：

——喂，那傢伙惡壞，上次過來還挨了他一下。

——他媽的，他惡，多有幾個人惜不就把他解決掉。

講話的是一個年青人，全然是鄉下裝束，在他身邊坐着一個老太太，這個老太太非常奇怪，在剛出發時，她就被一個黑衣人攔住，解開上衣檢查過一次，沒有檢查出什麼，可是過檢查時她卻不見了，過了檢查，她已在前邊的路旁等着，年青人扶他上車，拉被子蓋她的背部，這時才注意到她手裏提着一個小包兒，年青人對她溫存極了，常常笑眯眯地附在她耳邊說話，她也常常微笑，但她們的關係却絕不像母子。

車上上一共十三個人，車子是三四匹馬駕駛的大車，有一個很像學生的青年，有一個半像學生，還有一位小姐，全然是鄉下裝束，却穿一雙好長統皮靴。趕車的共三人，有兩個是牙齒白白的。其他幾個帶着貨物，許是真正商人。

雖然車裏談笑得熱鬧，但冬天的野外天氣始終是冷的，北風從後面吹來吹得人渾身戰慄，人們都把棉被來緊緊裹住，但還是擋不住風的銳勁，鼻子呼吸都有點困難，手和腳完全是凍僵的，往北來，車子上，人們都背朝北風，頭縮在被子里面看不見。

河北平原，平得像一片陸之海，四面看不到一顆樹，一點村落影子。也無所謂路，只是順着前人的轍跡前進。稀疏的勒草立在北風中打顫，「天似穹廬，籠蓋四野。」這虛微小的車馬沒入連天的秋草，單調的「工東」聲使人有點疲勞。

這樣的路走了幾十里，漸漸地發現了村落，漸漸地有了人煙，馬車也走上正直的公路，路邊也有了新開的田畝，聽車上人說，這裏已屬解放區渤海軍區了。

路上有人喊「車騎」。

這是當土人「換錢」的術語，從他們手裏你可以把法幣兌換成「北海」幣，以三十四與一之比，我把帶的幾十萬法幣兌了一萬多「北海」。

走了九十里到××莊，這是解放區的封鎖線。一長列的工事直延長到看不見的天邊，工事外是一條滔滔的黃水河，遠遠望去最觸目的一排大字寫著：

「解放區已在全國發動大反攻，蔣介石完蛋之日已爲期不遠，國民黨弟兄們趕快自找出路。」

過河逃關，只見莊上幾個穿黃軍服的八路，抱著草走進土屋去，土屋的牆上貼著最近的渤海日報，還有幾張鉛印的漫畫和打油詩，車子停在這裏，等候盤問，車上有幾個像學生的人物都被問了，我大概是化裝得很成功的關係，並沒有被他問，大約耽擱五分鐘，我們又向前進了。

一條挺向天邊的大路，路上走着的人可多了。單個兒趕路的八路軍，揹着槍的普通老百姓，騎自行車的交運員，推手車的小販，向一個方向移動的許多運草車，田野裏跑著的騎巡隊，路上確是熙來攘往的熱鬧得多了。

——在那邊很少看見這些吧？馬車夫指著帶槍的老百姓笑向我說。

——簡直沒有。

馬車夫嘴裏喊著「嘖！嘖！」鞭子打出刺耳的聲音。

——同志，坐車！他向走在旁邊的一個八路說。

——不坐，同志，車太重了。

馬車夫這時顯然是活潑多了，揚着鞭子，唱著他的馬車夫歌，車子一抖一抖地在走，他又喊著「嘖！嘖！」。

「湖河是工商管理局的檢查哨，與其說是檢查哨，無寧說是解放區上關稅的地方，壓了長長的一串車子，只有兩個民兵在那裏檢查。他顯然是很忙，又要看，又要吩咐拿到郵裏管理局去上稅，上完稅又要往貨物上蓋圖章，商人顯然是很急。」

——同志，追過來看我的。一個人把他拉過去。

——同志，我上完稅了，快來打圖章。一個人又把他拉過來可是那邊又在喊：

——去叫那個穿黃鞋的同志來打圖章。

我看見上稅，不大懂怎麼樣上法，老跑去問他，他顯然是不耐煩了。

——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初到咱們解放區，你還怕，其實你怕什麼？咱們八路軍還不是爲着人民的嗎？旁邊一個商人才告訴我，這兒是有些東西准進口，有些東西不准進口。不准進口的沒收，沒收了還給你一個證明條子。准進口的東西要上稅，有的上得重，有的上得輕，歡迎的東西根本就不上。

檢查終於臨到我們身上了，比國民黨區的檢查詳細得多，他望見我帶的幾大包點心，又說：

——你這個人，你帶這點點心幹嗎？咱們解放區還怕買不起點心嗎？

——我真好難。

又向前進，天黑時到了×莊子，走進一家客店，炕上炕下都已擠滿，商量着分了一個角落，坐一會走出門來看見一個小孩，袖子上飾着紅星，手裏抱着兩床被子。

——小孩，幹什麼呀？我問。

——貨被子，

——貨被子幹什麼呀？

——貨被子不就是「生蛋」嗎？

他一口就說出這樣熟練的名詞，我暗暗納罕。「好傢伙，真有兩手。」

馬車夫來告訴我們馬上得走，因為他有事要急於在今晚趕到他的家。

行路人，性子總是急的，說走就走吧，於是在東方月亮剛升起的時候，我們又走出村口，路好像沿着一條乾的河道，經過了一帶平原，這時人已經疲倦極了，便朦朧睡去，一覺醒來，月亮已升到中天，明澈地，照射着寧靜的四野，三匹大馬，一個大車，「工東，工東，」地正在向前趕路。

——喂，這樣晚上走路不怕嗎？

——不怕的，咱們解放區沒有土匪。

——沒有土匪？

——是的，咱們解放區沒有那個玩意兒。

這時我心裏簡直寧靜極了，好像生活在從來沒有的這樣一個太平世界，竟想不到，在不遠的地方就是戰場，我由不得恨那些沒有良心的人，爲什麼要來進攻這樣寧靜的地區呢？我很看重我心裏的這一點安適之感。

後來我讀到一個叫密爾蘭開站的外國人的文章，他說歐美各先進國追求了多少年而不能得到的免於恐懼的自由，解放區是有的。他舉了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說，有一次他在南京山上打獵，射着一隻野雞，他想自己什麼吃的也有，這隻雞無疑的應該是屬於附近鄉郵裏老百姓的。他定要把這隻雞送給附近鄉郵裏一個人，他提起死雞走到鄉下，遇着一個人在郵口打水，他恭敬的把雞送上去，那人看了他一眼，慌慌張張的提起他就走，他趕到村裏，村裏人都驚慌的躲起來，他嘆息了。他說要是在解放區，他去做同樣的事情，別人也許不會接受他的贈送，但是絕不會怕他，也許覺得很好玩，向他笑笑。因爲他們已經不再恐懼什麼了。

我想我這種晚上走夜路而不至於提心吊胆的安適而幸福之感，也許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吧？

經過一個關門閉戶的村落，完全靜悄悄的，我哼着秧歌，馬車夫示意，叫我不耍大聲的吵嚷。

月亮偏西，才到清莊，這一夜趕了五十多里路，喊開店門納頭便睡，睡得很舒服。

五號一早，我們四個類似學生的人物都熟睡起來了，完全是那種沒有猜忌的熟識，我四個人坐在炕上，用比別處人的碗吃着比饅子還粗的麵條，在極爲溫暖安適的氣氛中談說着各人的觀感。

——真太有意思了。

——你們注意到沒有？那通到前線的一根電線竟是用一些短小的樹枝和桿架起的，很容易就被壞了，但是它就能夠維持下去。

——你單看這兒的老百姓，臉色都很紅，絕不像長吃不飽的樣子。

我們完全是興奮的，快樂的，嘴裏默默的念着「有辦法，有辦法。」

馬車夫來騎我們到他家去坐，他的態度很溫和，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文雅的車夫，到他家裏，他的父親母親，咪咪的招呼我們到炕上坐，炕上墊着老羊皮，這種家庭完全是典型的北方家庭，一張炕便佔了大半屋子，炕的對面放着一張神龕，神龕中間供着一片模糊的鏡子和插着幾枝麥穗的花瓶。老太太說，現在他們都不供神了，八路軍甚至要打神的耳光呢，香燭錢紙是禁止進口的，也不許生醮，她笑着，胖胖的臉上眼睛眯成一道路。

——世道變了，八路軍說敬神是迷信，新社會真不許有的。馬車夫說：

——你們一上車來，我就說你幾位不是什麼人。

——你以爲我們是什麼人呢？

他笑笑。

——總之不會是商人吧？

我們大家臉上都浮上一層會心的微笑，馬車夫很抱歉的向我們說，因為要到鄰鄉去辦事，午後才得回來，要我們安心的在這地方玩半天，我們當然很樂意。

走出門來我們同行的那位村姑裝束的小姐正被一羣紅紅綠綠的小孩圍住。那位小姐要他們唱歌，他們要小姐唱歌，正在堅持不下，結果是小姐先輕輕的唱了兩句，一個最小的穿紅棉襖的小姑娘也「呀呀」地唱起來了，那點稚氣，那個大蘋果似的面孔，可愛極了。直到現在我還不能忘記。

在村裏遇見一位白髮鬚然的老頭，我們問他。

——老頭，多大年紀啦？

——七十掛零囉。

——種幾畝地呀？

——就是那麼幾畝吧。

——八路軍在這兒怎麼樣？

——不怎麼樣，反正咱們窮人翻了一個身吧。

——這裏解放了多久？

——八個月

——你看中央軍好呀，還是八路軍好？

他看了我一眼，

——都好，都好。

我發現我這種問法完全失敗，我想找到村裏的負責人也許可以問到點東西，於是問他村公所在哪裏，他指著那邊崗裏，並說今天要開會，他也要去，我們就跟着他走。

我們跟着老頭走進一個土廟，撩起東間房子的簾簾，炕上坐著四五老年人，還有兩個八路在吃飯，一碗白菜，兩塊棒子麵疙瘩，冒著熱騰騰的氣。

老頭給我們一介紹，我們就是過來參加工作的，那八路跳起來喊道：

「太光榮了，太光榮了。」

正說著，一個年青的民兵走了進來，腰裏插一隻紅布裹著的手槍，隨便盤查了我幾句哪裏去之類的話，他問我道：

「同志，現在漢奸在什麼地方？」

我不懂，經他們解釋一番，才知道漢奸就是指的他們所謂的「蔣軍」。

我們很快便熱烈的聊起來了，那位八路談得很多很多：

「我接受共產黨的教育三年了，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我完全能够了解，我知道我打仗是爲著老百姓，死了是光榮的。」

我們懂得向人民學習的理論，人民提出的意見我們要接受，我們打勝仗就全憑我們這個「武裝的頭腦」，蔣介石的軍隊缺乏這「武裝的頭腦」，他們打仗不是爲他們自己，他們爲什麼要拚命？」

他告訴我在過去窮人沒有飯吃，小偷土匪到處是，可是到了今天，今天真是太好了，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沒有一個土匪，沒有一個化子，晚上走路放心大胆，開著門睡覺都沒有關係。

他告訴我在過去老百姓一年累到頭，愁眉苦臉終年吃不到一口飽飯，可是今天，你看鄉郵裏的文化娛樂，每個村莊都有劇團，秧歌隊，真是「大鑼大鼓，旗幟招展。」

他告訴我，在過去兒童沒有書唸，東奔西跑踏起鬨，在今天組織了兒童團，有教有管，打了架，見團長，拉一拉手就沒事，連老頭，老太太也有學習。

他告訴我，在過去政府說的是一樣，做的是一樣，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男盜女娼，今天共產黨說個啥，是個啥，真是辦到了言行一致。他說完了一大堆，連聲的說：「太好了，今天真是太好了。」

他說咱們八路軍不打人，不罵人，說話要和氣，不拿人民一線一針，咱們自覺的守咱們的紀律，但是我們要打壞人，他重複的加重一句：「明白嗎，咱們要打壞人！」那些光吃飯不作事，夏天揭扇子，冬天烘火爐，窮人跟他說話直着眼的混蛋，我們窮人就聯合起來砸死他。

話頭又扯到美軍在華的問題，他說美軍在華是中國的國恥，他們使中國的工廠關了門，強姦了中國的婦女，殺死中國的人民，他說他也知道我們罷課是爲人民解放而罷課。

他被談得高興，可是我們要走了，臨行時我問他：

——你是負什麼責任的？

——我還不是一個小兵，最近剛打小站回來。

另一個八路說：

——還是上前線去好，在鄉下專住著太沉悶。

走出村公所，同行的那位同學對我說：

——我看他比一個中學生的程度還高，你看他給國際到國內……簡直只有他說的，沒有我們插嘴的

餘地。

——是的，我看他們很自負。

兩點鐘，車又開了，兒童們在後面追趕，村公所裏人出來打鑼喊「開會」。

太陽落到地平線下去了，走完半日路程，在暮色蒼茫的時候，看見遠處的城樓，雉堞，棚窗，自來水塔，火車站的標記，殘破的牆壁……

馬車夫說：

——X X，你們到了。

第二封信 朋友們

XX:

我大概在這裏小住一段時間，便要到南方去。

這裏的生活比起學校裏來，自然是差得遠的，我們住的已不是有光滑地板的房子，吃的已不是白饅頭，還加四樣菜，自用的東西簡直到不必帶的就沒有的程度，然而，沒有一個人計較這些，每一個人都切切的感到吃的小米就是老百姓送來的公糧，穿的棉軍服就是老百姓一針一線縫了來的，配給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取之於老百姓，自己多吃一點，老百姓就多增一點負擔，這種關係在這裏表現得明顯不過，決心爲民衆服務的人，誰還好意思多享受一點呢？而且衆眼一看同志羣中都是一樣，自然沒有一點不平之感，所以雖然我，接受了比「五，二〇」時候更低的生活水準，但並沒有要在這裏發起反饑餓運動。

相反的，不但反饑餓，反而自動要求降低待遇了。

晉察冀邊區，原來每個工作人員每天發十五兩小米，還數目是吃不完的，每個人還可以剩點錢買零食吃，後來大家覺得這樣無謂的消耗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很不合理，自動要求減低了，現在是每天十二兩。

現在他們的人是每天兩餐小米飯，一禮拜吃一頓饅頭，我們初來算是優待，每天吃一頓饅頭，一頓小米飯，但是我們不服氣，要求減低說待遇不應該不平等，結果沒有答應，說道是政府的規定。

政府的規定：一切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活水準應與貧農看齐，絕對不能超過中農。大吃大喝，請客送禮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所以老百姓的負擔相對的是減輕了，我看見他們秋收的稅收率，按人計算，每人有地六分到一畝的納百分之五，一畝到二畝的百分之六，二畝到三畝的百分之七，照此累進下去，田愈多的稅率

愈高，直累到百分之二十五即不再累進，即徵收率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老百姓的負擔輕，除了政府盡量節約是一個原因外，還有戰場上物資之補給多半來自前方。有時前方俘獲物資過多時，還要分些給老百姓，開倉濟貧是戰勝攻克以後的常事。這樣，老百姓對於政府合理負擔並不爲苦。「我們不出糧，戰士們吃什麼？」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收糧時只要開一個會，誰該出多少，大家心裏有數，當場就自認了。快車快馬，隨即就送到就近的政府機關。我們每天吃的就是這樣送來的公糧，我們不事生產，難道還好意思比老百姓享受更高嗎？

過去的熟人××和××都在這裏，其他的人也大半是學生派頭，所以我還是好像在學校裏一般，並無生疎之感。

我來的第二天，××送給我一份禮物是一顆飛機機關槍的彈頭，據說是在國民黨飛機掃射時拾到的，彈頭被他拾到，他的危險可知了。他於是教我們躲避掃射的方法。這裏經常有警報，一發自然就是「緊急」，但多半是過境飛機，住得稍久，什麼是巡邏機，什麼是轟炸機，很容易聽出來，而且到處都是防空壕，簡直就不以爲意了。聽說在河間獻縣一帶是掃射得很兇的，看見路上有大車就掃射，不管他是兵還是百姓，大概在他们眼裏看來，這裏的人都是匪，都該打死的，弄得老百姓白天都不敢走路。

這裏的負責人聽說是一位老滬華，我來的那天，他親自給我拿行李，親手給我裝火爐生火，永遠穿著一套棉軍服，胸前挂著一隻短旱烟袋，和一個小烟口袋，一搖一擺的，真是土態可掬，要是不說，我一直以爲他是一個勤務員呢？其實他也真是一個勤務員。

他太太在這裏，一樣的穿著灰棉軍服，年輕得很，同我們一樣的活潑跳躍，可是聽說他們結婚已經九年了，有兩個乖乖的孩子在育兒院裏呢！我覺得她實在是一個解放了的婦女，結婚，生子並不影響她和他的工作，她們永遠像學生時代一樣的沒有煩惱，聽說在哈爾濱對於女工作人員的照顧還要好呢，團級以上的幹部

，每兩個孩子有一個保姆，普通的幹部五個孩子一個保姆，至於小孩的營養在解放區怕要算是吃得最講究的。

這位老滑頭，真是棒得很，他唱戲能演劇，講起話來，趣味風生，他的多才多藝便我們每一個人都佩服。

我們不好意思問他是多高位置，只是暗中揣測，有人說：「他在阜平是吃中鍋飯的呢？」有人說：「他下鄉騎馬呢？」有人說：「他是軍調部來的呢？」於是我們的結論就是：「大概是省委一流人物吧？」

其實，這種揣測完全是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崇拜權位的思想，在這裏是毫無意義的，在這裏一切是以工作爲重心，不管他是吃中鍋飯，不管他是下鄉騎馬，不管他從軍調部來還從那兒來都是一樣的工作。也許都是像現在一樣的作勤務員。他說：「這兒沒有事，要同太太下鄉搞土改去了。他們牛生就是這樣的工作，位置的高矮簡直是無所謂的，這種偉大的精神，我們不能不服了。」

不過最令我發生興趣的，還要算燒飯的老張同志，和每天照顧我們吃飯的兩個勤務員：我敢相信任何政客學者們吹得極爲響亮的法螺和鸚鵡式動聽的言語，沒有他們一句話對我們的影響來得大。當我看見這些新的人民以他們農夫般的固執性格，相信他們所走的道路就是真理時，我不由得不信服了。還有什麼比這更清楚，從人民自己嘴裏說出來，還有什麼比這更現實，讓人民這樣的相信；這就是一個真理的考驗，真理不是學者們吐舌玄妙莫測的東西，真理就是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除開這個，一切花言巧語，「民主自由」都是騙人的鬼把戲，而這一點同與勞苦人類都是親眼看到的，他們相信了。那麼學者政客們還有何話可說？我敢相信，這些伙夫勤務員絕不是大學生偽裝來騙我們的，因為他們的行動還是那麼粗拙，他們口裏的名詞還是那樣的生硬，然而他們說話時堅定的語氣却遠非畏首畏尾的知識份子可以比擬。

我們的兩個勤務員都是叫張同志，一個是小張同志，小張同志今年才十六歲，家裏是中農，他不肯說話

，可是心裏却死要強，除了和大家討論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而外，還一個人抱辭字典啃整風文獻，所以伙夫老袁批評他說：「張文好倒好，就是有點個人英雄主義。」

張文對於責任以內的事，從不放鬆，他叫我們對伙食提出意見，我們並沒有什麼意見好提的，他說：

——不要客氣，想着什麼提什麼。

我們想出了「辣椒太少，」——是的，辣椒太少。」下一餐就增加了。

他說他的學習不好，知識太低，希望我們指導。

大張同志可不同了，他喜歡吹牛，坐下來一吹可以一兩個鐘頭。他告訴我們，他們現在越打勝仗越困難，捉的俘虜太多了，養活他們是一項很重的負擔。他告訴我們八路軍打勝仗是因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的關係，國民黨軍不懂「馬列主義」所以他們要打敗仗，有一天他說：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味道的濃厚，從舊社會裏出來，封建尾巴一時要拉掉還有點痛，可是新社會進步太快，不學習跟不上。他說比方政治經濟學中的「剩餘價值」，他們看見不懂，可是工人倒反而懂。在認識方面，他們趕不上工人了。

他告訴我們現在他們雖然苦一點，可是暫時的事，將來革命勝利以後建設起來，生活就好了。他說起話來好像學者似的喜歡引點書，最有趣的他還介紹我們唸大眾哲學說：「這些基礎的書，可以首先看看。」他一點不像舊社會裏的勤務兵，卑視自己，把我們看成比他高一等的人類，我初次感覺到人與人間的所謂平等，我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們，他說：「我們大家都是爲了革命，這裏就是一個革命大家庭。」確實的，這裏也真像一個大家庭，上至機關首長下至「僕夫走卒」都是一樣的相視相愛，我就親眼看見那位老清華的太太借工友穿衣服，這大概是舊社會婦女所不可想像的。

伙夫老袁，是在抗戰期間打過七八年遊擊的傢伙，因為眼睛近視，幾次參軍都刷下來，據大張同志說：「他對打仗很有興趣，現在都還想去呢。」

我們喜歡聽他講打游擊戰的故事。他講他們怎樣應付日本人的大掃蕩，怎樣在風沙中躲在地裏，晚上不敢回來，怎樣搞日本人的火車，怎樣的跑幾天幾夜不休息，他形容給我們地雷怎樣埋，手雷怎樣放，到地頭裏打人怎樣打法。他笑哈哈地說：「他們照正規打，我們不照正規打呀！」

——八路軍從哪裏來的呢？

——自己幹啦。

——我們看見戰士們常常揹起槍回去，他們不跑嗎？

——他爲甚麼要跑呀，人家待他那麼好。

——你們有些軍官要坐車騎馬，是什麼道理？

——指揮員要動動筋啦，戰士們一到壕溝就睡覺了，可是他們還要計劃打仗，不坐車馬吃得消嗎？

——將來美國出兵，你們怎麼辦？

——美國人打仗有日本人兇嗎？

是的，美國人打仗沒有日本人兇，而現在共產黨的力量更是強大了，從他的談話裏我得到勝利的保證。每天晚上，我們圍著一個燒柴的鐵箱烤火，開火窗子又冷，不開窗子又煙，這是永遠無法克服的矛盾，較好的方法是把柴劈細了再燒，可是你沒有看見××劈柴的樣子，把肚皮都給人笑痛了，我感覺得有人要畫一幅「知識份子的劈柴圖」這兒是政好不過的標本，××燒火，和我們打賭只磨一根火柴便要燒燃。可憐他歷盡艱辛，嘴皮都吹尖，眼裏眼出淚水，火終於還是熄了。他搖頭嘆氣說：「反動勢力太大，反動勢力太大。」

××道：「這豈不又是一幅活動的『知識份子燒火圖』。」

生活的教訓，使我們感到知識份子的軟弱，我們這批離了僱傭勞動便不能生活的人好長時間確實禁不起考驗。生活教訓更使我們學會了節省，他們給我們幾張紙都要囑咐「這紙來得不容易，字寫小一點，兩面寫

，想起在學校裏浪費了紙張不知道多少，而在這裏，一張土紙對我們的「eye」eye」都是極大的，不寫了，以後再談。

××

第三封信：人民是不可被戰勝的！

XX：

假如你到了這裏，假如你看見這裏的各種工作人員都是怎樣不取報酬，放棄享受，操勞過度的在爲廣一個理想的美麗遠景而努力時；假如你看見翻身以後的人民是怎樣改變了幾千年來傳統的姿態，解放出潛在的巨大力量，在集體的自覺的爲着他們自己的戰爭而工作時，你將深深地解這一句話：

「人民是不可被戰勝的。」

中國共產黨經過了二十多年艱苦的歷史，總結了豐富的革命經驗，到現在已經走完了歷史上的彎路，開始在自己鋪成的康莊大道上放馬奔馳。如果在江西剿共，二萬五千里窮追，把他們逼到大草原上煮牛皮吃時，不能戰勝他們，那麼他們將永遠不被戰勝。如果在八年抗戰，日本人幾次大掃蕩中，他們在各處的根據地，沒有被消滅，那麼以後不管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再侵入中國時，他們也將永遠不會被消滅。相反的，如果在內戰的頭一年，國民黨以優勢的兵力採取主動進攻都要被打敗，那麼在一年半以後的今天，國民黨以劣勢的兵力被迫防禦時就更更被打敗。如果美國以巨大的力量援助希臘反動政府阻撓希臘的革命勢力都不能成功時，那麼在中國就永遠也別希望成功。

中國共產黨有今天這樣偉大的成就，就在於它是一個完全新式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並且能在各個革命階段中分清敵友，聯合所有的進步力量結成統一戰線。而中國存在着的廣大無產階級，正是擁護這樣一個政黨的羣衆。別管你罵他煽動也好，利用也好，他都是能够煽動，能够利用。可是國民黨就完全不行，還恐怕與宣傳技術的高明無關，人民並不愚昧，究竟誰代表了誰的利益，再愚蠢也是看得出的。

所以若輩消滅共產黨，那麼就得先消滅歡迎共產黨的貧苦人民。不然的話，只有築一道牆把共產黨與老百姓隔隔起來，像學生上街遊行，命令老百姓關上門不許出來那樣。然而這道牆除了小小的集中營而外，並沒有法子大築而特築的。而歷史的事實卻又證明要消滅人民的人，其結果只有自己被人民消滅。

不信，請看事實吧，當一九四六年七月內戰初期，國民黨動員的軍隊一共是二百五十八師，連同後方隊伍一共大約四百五十萬人。而當時的共產總數只有二百三十萬人。戰爭十八個月，在毛澤東發表「論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時，國民黨軍已被消滅了一百六十九萬，在今年一月計算時已消滅了兩百萬。另一方面，大量的逃亡也是國民黨反人民軍隊的特色之一。據估計，戰爭十八個月，國民黨軍的逃亡總數和殲滅是二百萬，（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吳鐵城報告在抗戰期間十二個月國軍的逃亡總數是五十七萬，當時國民黨動員的隊伍遠遠沒有今天多，內戰之初有人估計當時國民黨軍的逃亡數字就幾一倍於抗戰時期，（文萃）照這樣看來，國民黨在內戰中損失的隊伍至少是三百萬。但是，他的補充情形是怎樣呢？據國防部的公告說補充了十分之七，那麼現在還共有兵力三百六十萬，實際上，這個數字恐怕是有點吹牛的，因為，據一九四七年英商密勒氏評論報的估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國民黨軍被消滅的七十個旅，當時只補充了三分之一。而國民黨軍經常保持着很大的缺額則是鐵的事實。據華羅藍估計國民黨軍三十多個連營團師中，缺額一般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多的甚至到百分之九十。少的也是百分之三十。駐陝北的胡宗南部缺額最多的到百分之六十，最少百分之三十。去年在蘇北的沙土集消滅的五十七師，缺額三千七百多人，當時國防部只允許補充一千三百名，陝北被消滅的胡宗南部一六五旅，號稱一旅，在被消滅時只有五千多人。又陝北某部，自己抓了三千多壯丁來補充，結果倒跑了四千多人。這些還是國民黨的嫡系隊伍，其逃亡數量尚且如此，其他雜牌軍隊當可推知，由此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國民黨現在的軍隊絕不到一百六十萬人。而共軍方面呢，雖然損失了一百二十萬到一百四十萬的兵力，可是補充起來倒反增加到三百一十萬。所以，從西安兵力的消

長來看國民黨實際數字減少一百萬以上，共產黨實際數字增加了八十萬，從兵力的對比來看，國共兩黨的兵力已由二比一變爲一比一。

×

×

×

兵源及物資的供應，就國民黨來說，有源源不斷的美國物資供應，這是他們唯一佔優勢的地方，但不幸的這些拿美國槍與戴美國和尙帽的士兵們大都是在每個鄉鎮裏抓來的窮人，他們不知道爲什麼要打仗，他們拿起槍放不過是不得已。遇有機會聽到對面喊起「天下窮人是一家」的動人的口號時，他們憑什麼要爲綑綁他們上前線來的官兒們拚命呢？

支持了八年苦戰的國民黨後方，用壯丁也用得够多了，現在即是善於抓丁的幹員，也再難完成「上頭」給他們的使命，前年便下令徵兵八十萬，在所謂綏靖區分配了四十三萬，實際只上徵得二十五萬。廣東只完成一半，四川只完成了百分之廿。動員令下後，又下令徵兵三百萬，但據美蘇聯社的消息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五，在各大城市進行募兵的成績也是慘得可憐，在漢口募了一陣，報名的據說只有兩人。

這批新兵，只經過極短期的訓練便送上前線，據美聯社的報導他們的戰鬥力一般多在水平線以下，被圍時支持的時間也大大的縮短。胡宗南一三五旅在陝北被殲時只支持了八小時，整補以後又被殲於河南陝縣的鞏固堡壘中，就只支持了三小時。至於這批新兵剛起鋒來則又是往往如八路軍所譏笑的「向前衝時腰幹挺直，彎下腰又和個屁股朝天翹起」的可憐兒。

然而八路軍呢？他們沒有接受任何外國一槍一彈的援助，他們堅信只要和人民在一起，他們便是無敵的。中國的革命不需要任何外國援助就能夠勝利，因爲中國人民本身力量的強大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要說他們接受外國援助，那也是可以的，那就還要多謝英美。現在他們擁有大批的湯姆槍，機關槍，火箭砲，誰說不是 *Marlin U.S.A.* 的傢伙呢？由於時間的推移，現在的戰爭主要的已在國民黨地區進行，

共軍人力物力來自前方的話，並不是吹牛，攻下一個石家莊，馬上增加了兩個新裝備的縱隊，大批的棉花食糧還可以開支濟食。這豈不是證明嗎？

據這兒的勤務員告訴我們，以前解放區還有很多兵工廠，現在都關了，問他們為什麼緣故，他坦白的說：「有人給我們送槍，何必自己造呢？」他說在他們家鄉並排五間房子堆放的都是美式武器，八路軍還喜歡用自己的老三八。英國槍消耗子彈太多，還是步槍好，打一顆算一顆，憑他們打仗的穩重不浪費子彈，憑他們繳獲的其消耗的還多來着，他們的槍彈來源是沒有問題的。

這裏的伙伕老袁同志，是抗戰期間在阜平一帶大小打過百餘戰的老戰士，因為眼睛近視參加幾次正規軍都被「刷」了，要他轉選雜職的故事，他津津樂道的說：「咱們解放區誰不願意打仗呀？一個人參軍家裏生活沒問題，軍隊上，啊呀！大家開開同樂會，把司令員弄得滿身都是泥。青年認為打仗才是出路。」真的，在這裏當兵已經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假如一個人當了兵比在家裏生活還要好，還要有趣，閒暇時可以自由背起槍回去玩兩天，打仗又往往是勝利，在一定時間以後退伍了還有個獎狀還鄉的光榮，當兵時家裏有人照顧，那麼他是沒有任何理由要逃避兵役的。相反的參軍都成爲一件不大容易的事了，體格檢查自然決不馬虎，自己同意，還要父母同意，及羣衆同意才行。這次晉冀魯豫參軍，自動報名的三十萬人，批准入伍的只有十六萬，還與國民黨區域比較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了。

兵士的體格是他們最注意的一件事，像共軍現在這種打法，忽來，忽去，有時不歇氣的連打幾場，兵士們的體格不好，簡直是無法跟得上的，像清風店之役，驅逐我的隊伍一連走五六十里還拖得叫苦連天，共軍孫榮臻那一天一夜從兩百里外的地方調集而來，風沙吹滿了槍口又連連夜擦槍，第二三天就打個不停火，這當然不是體格不好的兵士所能做到的，不是驅逐我不行，要是他的軍隊跑得快點，大概不會在離保定只九十里外的地方出事吧！

現在民兵的武器，比內戰初期正規軍的武器還好，伏伏老袁說：他們這一村百多人就有手槍步槍五十多隻、機槍三挺、地雷手榴彈隨便使用，有的是。民兵按理只有保護地方的責任，但是他們不甘寂寞，總不放棄找點小吃的機會，或者使用詭計偷襲國民黨的碉堡，或者截擊零星散匪搶點槍支，按照政府規定民兵繳獲的槍支物資是歸自己使用的，這樣他們打仗更是自願的了。

X

X

X

X

X

由於俘虜政策的成功，在兵源械彈的補給和瓦解敵人方面收得了鉅大的成效，據俘虜政策的理論家說：他們在俘虜身上發現了四種矛盾。一種是在俘虜身上蔣與共的矛盾。蔣希望共軍殺掉俘虜，免得自己軍隊人量投降，可是共軍卻偏偏優待俘虜。一種是俘虜與蔣的矛盾，蔣要他們上戰場，要他們死，可是他們卻很願意活。一種是俘虜與共的矛盾，他們怕共產黨殺他們，可是共產黨就不殺他們。一種是俘虜的心理矛盾。共軍捉到俘虜以後稍加教訓，其實這種教訓也沒有什麼，讓他們親自看看解放區的情形，使國民黨的欺騙宣傳破產，再讓他們知道一點無遠階級的革命理論，這樣消除了俘虜心理的矛盾。擴大了俘虜與蔣的矛盾，再把他們釋放，那麼他們回去的妙用無窮，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國民黨軍多半是窮人，解放區是窮人的天下，當俘虜把窮人天下的真面目帶回去的時候，他們不嚮往窮人的天下，會擁護你富人的王國才是天地間的奇蹟呢！

俘虜回去的好處：第一爲了面子的關係他們總把八路軍誇大得非常厲害「不然，我怎會被俘呢？」這樣就增加了國民黨軍的恐懼心理。第二，住的時間短，看見了解放區許多好處，回來之後隨處小廣播十足拆穿國民黨政治宣傳的西洋鏡。第三，一次被俘的兵，下次再戰時放下武器就更快，還可能影響更多的人放下武器。這樣，共軍就達到槍支易手的目的。最妙的是被俘過的兵在二次被俘時儼然以「內行」自居，隨處擔任新俘虜的指導員。清風店一團長被俘時，慨然就捕。就是因爲從太太那裏他知道絕不會被殺，（他太太就是

被俘過又送回去的。」第四，解放區糧食有限，放走俘虜少消耗糧食。

十反攻之後，俘虜愈來愈多，放俘也就愈來愈少，有的在戰地就放回去了。高級官員除了有交換價值的保留而外一概都放，師長都放了，不少，據說他們有的在被釋時間：「你們說保護工商業是真的還是假的？」這邊說：「絕對真，絕對真。」這樣他們就回老家賣田去了。這就是朱德賦詩所謂：「卸甲成云歸故里，離營從此不聞笳」二句的來源。

俘虜中有一些人體格和吃苦精神都強格而且很願意留下來幹八路的，他們打仗情況熟悉，比新兵強。而且在前線陣前，由他們出來向對方「喊話」也特別有瓦解對方的煽動力。

現在據說國民黨軍對於放回去的俘虜很感頭痛了。收留呢，怕出亂子，不收留呢，他乾脆就跑掉去。發落要讓他們還鄉，這簡直是沒有可能出現的奇蹟，而且鄉下抓丁正抓不著呢，怎麼辦？隔離，政治訓練。但是對心已經望見了光明的貧苦人民，你一定要蒙上他的眼睛，定要騙他說那是假的，其結果只有增加他們的仇恨。口說，說話怎掩得住眼見的事實，涓涓的漏洞可以沖潰堤坊，軍隊中，小廣播的力量比大演講不知要強多少倍。國民黨明明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卻不能讓富商大賈，地主，富紳的少爺小姐們上前線，這是他們應該悲哀的地方，若這這一階級的人上前線，我想一定不會發生這樣嚴重的俘虜問題。還鄉團是打死不投降的，這便是明證。自己階級的利益只有靠自己起來保護，自己沒有力量，若以欺騙窮人去牽起洋人的槍打仗。那天他們覺悟，那天他們就會掉轉槍口對準欺騙他們利用他們和威逼他們的喝血者。

X

X

X

X

X

國民黨現在也知道這種情形，在開什麼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了。也有甚麼土地政策了，也要實行什麼民生主義了。這就是說他們在多少多少的學解放區，可惜的是這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學得一點也不像。說來是很好笑的，閩錫山搞鬥爭大會搞得不倫不類非驢非馬，據跑來的青年軍說：胡宗南在延

安要他們去當鄉保長，搞農業工作，可憐他們教唱反共歌曲老百姓不起勁，叫老百姓早操，老百姓起來，他們也不反抗，只是一慣的不起勁主義，不來氣主義就已把此輩熱心青年泡得烟消火滅，垂頭喪氣，搞到慘的時候，一條大字的「蔣主席萬歲」的標語都要派一個兵把守，可以第二天兵死在旁邊，標字已變成毛字。人民就是這樣不可被戰勝的。

在冀東通縣等地，國民黨也學着組織民兵，組織兒童團，但是始終不如共黨的民兵和兒童團有力。因為官僚士豪劣紳和民兵始終是隔得遠遠的兩種人，他們放不下架子，丟不下享受，忘不了自私自利，這是他們民兵結合的一大障礙。至於像共產黨官兵穿吃一樣，軍隊可以「拖屍」司令員，他們是絕對辦不到的，你在那邊能想像一羣小兵把軍官抬起來擡道回事嗎？

人民的方式只有以人民利益為基礎才能用的，官僚絕學不像，這就好像國民黨軍官研究了共軍十大戰略還要打敗仗一樣。事實的證明，一切用右手執行左的政策，的投機者一定要失敗。

× × × × ×

以上我們談過了兵力，對比，兵源械彈的補給，俘虜政策的成功，東施效顰的失敗，現在我們來比較兩個高級指揮官的情形。內戰十八個月以來，國民黨軍官因軍事失利而撤職或離職的已有鄭州的劉峙，徐州的顧祝同，蘇北的吳奇偉，魯南的湯恩伯，豫北的王仲廉，東北的杜聿明、熊式輝、陳誠，河北的孫連仲。這些將軍們都是在吃大敗仗束手無策時，飛來飛去的忙得一個個焦頭爛額，就是負指揮全責的老頭子也不得不飛來飛去，行色匆匆。共軍方面在各戰場的形勢則如陳毅將軍在一首詩中所說的：「江漢飛傳劉鄩捷，中原又見李歸回，陳謝揮兵下宛洛，聶楊立馬渡燕台，一陝彭賀長攻掠，東北林羅巧安排，譚許膠河反攻後，蘇魯前線逼兩淮，從來能兵觀遠略，迄今籌劃俱雄才，舉國號說新民主，士改狂潮遍地來……。」這些所謂江漢的劉鄩，東北的林羅沒有一個不是獨當一面的實力正在日趨壯大中的好漢，而負責指揮全責的朱德

卻可在鑿劉之除大作其詩，如像論戰爭形勢的「戰爭從來似奕棋，舉棋若定自無悲，人民解放成新主，封建滅亡異昔時，北地已成磐石固，南征猶展旌旗遍，秋風北雁歸傳語，共滅將孫莫可思。」又如像寄南征諸將的「南征諸將建奇功，勝算全操在掌中，國賊心驚落葉，雄師士氣勝秋風，獨裁政府沈雲黑，解放旌旗滿地紅，錦繡山河收拾好，萬民盡作主人翁。」又如攻石門的「石門封鎖太行山，壯士掀開指顧間，消滅全師收重鎮，不教胡馬返秦關，攻堅戰術開新面，久困人民解笑顏，我黨英勇軍輩出，從此不慮慶功班。」從這些表現你可看出一面是愁眉苦臉，一面談笑自若；一面是籠罩着悲觀失望的情緒，一面卻充滿了歡欣與鼓舞。

過去國民黨曾以一點爲驕傲，他們以爲共軍交通不便，各個軍區的隊伍都是單獨作戰，難於互相救援，他們自己交通便利可以調來調去，可是現在他們却反以此爲苦惱，他的兵力不足以應付這些戰場。坦坦是世界日報所說的國民黨軍好像只有一筆款子，却開了三個銀行，這個銀行提款他把款子調到那個銀行，那個銀行提款他又把款子調到那個銀行，到將來三個銀行同時提款時就沒有辦法子。其實國民黨開的銀行何只三個，甚至有五個六個，到將來同時要提款時，總會逼得老板上吊的吧。

再從幾點看更可以看出國民黨軍是走崩怎樣的下坡路。第一，國共兩軍傷亡的比例是逐漸的增加，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三個月中，國軍的傷亡是共軍的二點四倍，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再計算時就已增加到三點幾倍，劉鄧大軍南下之後就增加到四倍五倍。最多時到十倍。第二，國民黨軍死傷與被俘的比例也是逐漸增加，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國民黨軍被俘與死傷之比爲一比一弱，四七年三月至六月就增加到二比一，大反攻之後一般的是四比一，甚至十比一。第三國民黨軍被環時支持的時間也逐漸的縮短。紫雲一次全殲七個整旅，花了六個鐘頭。大反攻後消滅一個整師的時間是在二小時到八小時之間，像新立屯消滅七千五百人，剛把外圍據點掃清，國民黨軍即已放下武器了。

現在共產黨是集中了一切精力來打仗的，在他們預算的總支出中軍費佔了百分之八十。一個黨政工作人員一年只用政府八大石糧食，可是一個戰士一年却需用十三大石。他們內部好像沒有什麼「羅七羅八」的工作。在這一時期中戰爭和土改掩蓋了一切，報紙上經常看見的是「神槍手」，「地雷英雄」，「小兵提師長」，「××連的諸葛亮會」之類的特寫，最近要過年了，各戰區都在算總賬，俘虜的數字總是佔第一位的標題，槍械物資的俘獲正像是新春獻禮似的擺在前面，每一個人看見怎能不堅定勝利的信心呢？

×

×

×

×

×

我知道你要問到美國的問題了。自然美國在中國花了那樣的錢，結果是打了一場敗仗。國民黨在中國吃敗仗實際上就等於美帝國權在世界受到打擊。這在美國的反動派想起來是絕不甘心的，他們今天對中國死不會放手。假如他們一放手，那麼中國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回事將實現得更快。這件事的發生在擁有十萬萬以上人口的東方，無疑的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老闆們將是一個絕大的恐怖。他們無論如何會用盡一切的力量來阻止的。

據這邊的估計，美國援助收不到效果的第二步就是自己來擔任指揮，他們不會試驗過自己的力量總想要來試一試。但假若來一試，這試出來的結果怕就有點難堪了，第一美國式的指揮講究科學，講究效率，計算配合得很精，時間配合得很準，完全不能亂，一亂了他們就沒有辦法，但不幸的他們所要指揮的却是這批毫無這種訓練的士兵，就是說土的與洋的配合不上，這是一。第二美國發動一次攻勢要花很長的時間，要作好一切配合的計算，可是碰上中國這種土打法等你配備好時，他們早已溜得乾乾淨淨了，一切請你重新算過。國民黨軍官恨死共產黨打仗不按照步兵操典，山姆叔叔恐怕將來也會埋怨共產黨不照他們美國打法的。第三美國人來指揮中國人，民族之間總有一點隔閡，技術上要增加他們的麻煩，將來要徵求大批智識青年作翻譯官，這恐怕已沒有抗戰期間那麼容易了。假若再經共產宣傳，民族意識與階級矛盾一發現，跑的將來會更

多。第四美國人來擔任指揮，少不得要打落大批國民黨低級軍官的飯碗，只有平素能說得上幾句英語的人才
有辦法，但是當國民黨機構中的貪污腐化，講人情，糊面子的特質一與美國人鐵面無私的聲譽作風碰頭時非
鬧得烏煙瘴氣不可。

所以即使美國人來指揮還是要打敗仗，在國民黨軍中階級矛盾之上再加上一層民族矛盾，說不定會敗得
更慘。

問美國人自己出兵有可能嗎？答覆可說的。但是，出了兵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何須見打過遊擊的老戰
士也常談起關於美國出兵的問題。他們問：「美國兵比日本兵怎樣？」確實的，論起打仗，日本的武士道精
神要比美國的統帥老爺強得多了，日本兵可以爬上太行山，美國兵就爬不上去。八年抗戰中，共產黨的力量
比現在要小十倍，曾經有一個時期牽制了日本在華一半以上的兵力，當時的敵後根據地現在都發展起來了，
那麼即令美國出兵更不能把它怎麼樣。

而且美國出兵，出二三十萬兵充其量只佔據沿海幾個城市，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的共產黨在
在乎這一點的，就說你用飛機和原子彈吧，對不起，值得炸的城市並沒有幾個。如果美國以動派竟敢這樣
妄的來毀滅中國人民的話，那麼他們所激起的中國人民的憤怒是遠非他們所能抵擋的。若果要出一二百萬兵
，實在說在這種不光明正大的題目下他們還沒有法子動員得起來。何況華索士的競選已在美國起着充分的教
育作用，美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再低也不會長期睡在鼓裏的。

最近美國物價的狂跌，已經預示著經濟風暴的來臨，華爾街的大亨們坐著的火山正要爆發。未來的日子
將是他們最焦急，最瘋狂，最不擇手段的時候。別管怎樣，他們是不可怕的，他們不過是紙老虎，現在是帝
國主義走向崩潰的歷史年代。民主一定會要勝利。

祝你

快樂

XX

第四封信 土改狂潮遍地來

××：

今天要報告你的是這邊一件大得了不起的大事——土地改革。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各處鄉村的屋頂廣播向農民們報告着好消息：

「老鄉們，同志們，現在報告一件天大的喜事，咱們邊區土地會議，邊區農會通過立即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土地法大綱第一是要平分土地，地主富農的土地要拿出來平分，地主富農的浮財也要拿出來分，第二要廢除舊債，農民們以前欠下的債不要了，欠政府的貸款也不要了。」

隨着這振奮人心的呼喊，成千成萬幹部下鄉了，成千成萬的農民站起來了，土地改革的狂潮就這樣轟轟烈烈的揭開了序幕。

在邊區土地會議上，中央派來的彭真繼續說：「由於革命戰爭的全面勝利。由於解放區人民的政治覺醒已經提高，由於廣大農民的普遍要求，我們決定實行這次大土地改革。」

這次土地改革是對地主階級最後一次的大決戰，這次戰一經發動，高潮一定會到來，我們不要看輕了地主階級的力量，不要以為地主階級會乖乖地把土地拿出來，不的，他們絕不！怎麼辦呢？只有堅決的跟他們鬥爭！土地改革是翻天覆地的大運動，是翻轉歷史的大鬥爭，沒有像火山爆發的威力，就不可能把兩千來根深帶固的封建機構連根摧毀。這些話充分的預示着土地改革鬥爭的激烈性。

土地法大綱上說得清楚：中國土地制度極不合理，不到百分之十以上的地主階級佔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佔有土地僅百分之二三十，這是中國落後不進步的原因，是中國民主化，工業化，民族解放，國家富強的最大障礙。土地改革就是要廢除這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現耕種有其田的土地

制度。

二八

但爲什麼要在這時候執行呢？那就正如劉少奇所說土地改革與革命戰爭是互相影響，互爲條件，互相倚仗，土地改革勝利保證了革命戰爭的勝利，革命戰爭的勝利也保證了土地改革的勝利。毛澤東在「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裏也說現在革命根據地的後方是鞏固多了，這原因就是由於堅決的執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分地之後自然就會把戰爭的勝利和自身的利益連在一起，戰爭對於他們就有著保護土地的意義。陝北一個農夫說延安失守時地主逼他租就特別兇，大反攻後地主就客氣多了。由此可見分地之後農民是會更積極地起來支援戰爭的，也正如惡霸地主更積極地組織還鄉團是一樣，但是拿着百分之九十的積糧來打壓百分之十的反抗，誰勝誰敗不是很顯然嗎？何況地主階級大半是些文也文不得武也武不得的飯桶呢。

現在龍蓋着解放區的兩件事情就是共產提出來的兩條口號：「前方打蔣軍，後方挖蔣根」，「前方打大老蔣，後方打小老蔣」（注意小老蔣即指封建地主）。要徹底消滅封建勢力，要封建勢力不再有復辟的可能，就得乾乾淨淨消滅封建勢力所托生的經濟基礎。後方挖去蔣根就徹底斬斷了封建勢力間的聯繫，戰爭期間若不這樣，在武力薄弱的地方，地主階級非常自然的便和大老蔣的武力結合起來，向窮人們來一個反消氣。但這柄大刀潤斧的幹法確也要在革命戰爭高潮時期才敢拿出來，拿出來更鞏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

中共的土地政策，到現在已經變了三次了，最初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喊的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執行沒收地主土地及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得到的教訓就是江西軍事的失利，抗日期間，因爲聯合一部份還留抗日的地主，階級間的矛盾還小於民族間的矛盾，土地政策不得不作適當的變更，於是山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的過左政策轉變到減息的土地政策，事實的表現證明當時變更更是完全正確的，因它確確實實已經作到第一、斬斷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聯繫，第二相當地削弱了封建勢力。第三提高了人民的覺悟程度。抗戰勝利以後形勢顯然變了，民族間的矛盾已不存在，階級的矛盾就成爲這一時期的主

導矛盾，於是針對農民的要求才有前年的五四指示，五四指示的不徹底性是很顯然的，它太多的照顧了地主富農的利益，不能真正滿足貧雇農民的要求。但作爲一個大轉灣時的調劑，這當然也有它的作用，直到今年的土地會議，才針對五四指示的不徹底性作了應有的修改，便成爲去年雙十節日公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

無疑地土地法大綱是對地主階級的最後通牒，作爲這場戰爭的主力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彭真說，要打勝這場戰爭，必須組織農民隊伍，咱們邊區兩萬多個村組織起來就是兩萬多個團。農民的隊伍就比蔣蔣的隊伍還要大，不愁地主封建打不垮。

戰鬥的號角吹起來了。工作組下鄉去，首先召開黨的支部會議，地主富農成份的黨員立刻停止黨籍（經審查後即使是好的，也要調開不能在本鄉工作。）宣佈土地法大綱及告農民書，第二步便是調查研究，擬定雇貧的農名單召開雇貧農會議，進行翻身訴苦教育，啓發階級思想。

這時各處村莊在醞釀着一個大風暴的來臨，天天晚上的貧農小組會，訴苦大會上，農民們吐苦水道恨的聲音，報紙上農民活動的消息佔了一大半，「董老太太訴苦」「劉狗受苦 十年」一類的記錄天天可得見的文章。「××村貧農小組會的經驗」「××小區工作組犯了急性病」「××貧農小組討論怎樣「攔石頭」一類的標題擠滿了每一個角落。據鄉下唸報組的經驗，婦女們聽唸報就愛聽「訴苦」，說「真是好像說出了自己心裏話」。

醞釀成熟了，貧農們組織起貧農團，聯各了中農，組織成新農會，這便是執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機關，爲了鎮壓反動份子又組織了人民法庭。

改革的開始，首先調查土地，以全村人口平均，根據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抽邊補近的原則，分哩給全鄉人口，登記地主富農財產，分配給需要的貧雇農，根據填坑原則，坑深的多填，坑淺的少填。

×

×

×

×

×

然而地主階級怎樣呢？他們是絕不肯和平平地讓人分掉他們的土地，正如史大林說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沒落的階級肯自動下臺的事，惟其他們勢力衰微了，惟其他們眼看自己就要死滅了，他們才會用盡一切力量來掙扎，使出一切陰險狠毒的手段來反抗。如同打進黨的組織來，利用職位，保障自己的利益，破壞黨的領導是一種。如同挑撥幹部的關係，幹部與羣衆的關係，羣衆與羣衆的關係，藉以轉化鬥爭目標又是三種，如同串通狗腿子，竊奪政權，殘殺幹部是一種，如同破壞，浪費，轉移財產，挖「防空洞」又是一種，花樣極多，略舉幾件，便可看出。

行唐西王亭村地主黑霸習老學是在敵偽時代當過事的人物，解放後貧農榮軍高桂山鬥爭他很積極，又爲榮軍歸隊的事同他結下毒。這次土改他就一心一意要報復高桂山，到處散播高桂山破壞土改的空氣，又向村支部書記說，高桂山磨刀準備殺他，因爲高與書記以前也鬧過。於是習老學就進一步，幾個地主陰謀進行驅拉高桂山的計劃，到鬥高的一天，羣衆並不熱鬧，有一部份人因爲平日不滿高的打罵作風，所以也就不置可否，開會時，說着說着習老學的同黨賊一聲就圍攔去實行驅拉高桂山，這時天上出現了飛機，羣衆一哄而散，高跪在地上磕頭，只要留他一條命，家產斷全部拿出來，他不答應，把高捆到家裏，拿鐵柄壓在高的氣管上，一直壓到死，習老學這一來就放出話來說：誰要鬥我的，請看高桂山。

夾河小地主黑霸楊樹格，串通狗腿子在農民開會時混進會裏，當農民往外檢舉他們時，他們就大叫「轎頭是壞蛋」「轎頭是壞蛋」（按轎頭如爲一積極貧農，區委見他們搗亂，上前制止，他們抓住區委就打起來，隨來的狗腿子就圍着貧農亂打，會場秩序登時大亂，民兵來了，才把他們抓起來，經過人民法庭公審，開一幾次控訴人會，讓村民來控訴他的罪惡，最後經貧農小組討論，大家寫條子來，說：「要死的」，於是判決把這地主黑霸槍斃了，崩了的天，貧農×××說「從此可以放心大膽的說話了。」

××村一個地主，當鄰村的羣衆來鬥爭他的時候，他爬上屋頂大叫大喊：「老鄉們，鄰村的羣衆來搶我

家了，就說要鬥爭我哩，也該讓本村的羣衆來自己分呀」，於是本村的羣衆挑來和鄰村大打了一架，打傷好多人。

一個地主當聽說要鬥爭他家時，他找來一個積極幹部說：「和大家一樣分時，你分得了多少，現在我給你二十萬塊錢（銅幣）到時你不要鬥爭我。錢剛給了他，這位地主的兒子就出去宣傳，說××勒索了他家二十萬元，於是羣衆把那幹部痛打一頓，從此不信任幹部。」

一個地主當羣衆大會上派他拿出八十萬元之後，他把村幹部，全請到家裏吃麵，吃白麵餃子，把他的小子弄村幹爲乾爹，正吃之間在地上大哭起來，說他實在出不起，要他們作主，村幹答應他可以少出二十萬元，並說只要他們不出頭，那些土頭土腦不一定會鬧，後來羣衆問地主要錢，地主說錢請村幹吃糕吃了，羣衆大怒，把幾個村幹打了一頓。

有個地主在鬥爭以前把花瓶，盆子盡情打碎，把桌椅砍碎焚燬，有個地主浪費很利害，盡大吃大喝，連夜用油炸麻糖吃。

有一個地主假充進步，在會場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子，喊擁護毛主席的口號，假裝開明自動獻地，送糧鬥爭。

有的地主串通狗腿子，暗殺工作幹部，有個地主指民兵的手榴彈來炸死民兵。

有個地主把農民堆在房裏的勝利果實縱火焚燬了，自己也跳在火裏燒死。

有的地主趕快把女兒嫁到城裏去，把財產都作裝奩，等事過了又拿回來。有個地主把女兒嫁給兒童團團長叫他不要鬥，那兒童說：「不要，我養不活」，地主說「我養你養」。

有個地主說八路軍後割韭菜，長起來就割了，下回土改要鬥中農，有個地主婦人說：「八路軍住不長，東西還會回來，等那過來了，看是哪個鬥哪個」。

有個地主對村裏支部書記說：「你這樣幹，等那邊來了，看你怎樣辦？」支書笑了，於是二人訂下密約「共軍在時支書保地主，國軍來時就地主保支書。」

在邊疆區的地主，手段當然就不同，他們引來將軍奪回勝利果實，進行反清算，殘殺積極份子，損便造成解放區所謂的「政治土匪」，八路軍都有一種經驗，打將軍好打，打還鄉團難打，將軍多半是已回階級的人，一觸即潰，一喊就過來，還鄉團是異己階級，是生死存亡的戰爭，是打死都不投降的。

地主階級玩的花樣是極爲繁複而很富於創造性的，挑撥離間，破壞浪費是最普遍的了，其他如像裝鬼嚇人，如像造謠生事，說世道大亂某地觀看菩薩潑眼淚，害得遠遠近近的羣衆忙於朝山拜佛，自己却在聚衆注意力鬆懈當中，找「防空洞」把東西藏好，損壞紛擾萬般的場面確實是難於應付的。所以彭真在土改開頭就呼籲說：「高潮之來，瞬息萬變，複雜萬千，只有堅決的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根據定羣衆的路線，才能不犯錯誤，領導上一走了地主富農路線，自己就一定會要吃大虧，吃一頓自翻餛子，說不定就會吃死幾個人，或吃死自己。」

軍隊也被發動來積極的參加土改，每一個戰士都學習土地法大綱，啓發階級覺悟，在前方的要寫得回家，勸人積極參加土改，在後方休息整頓的部隊，要做到「駐一村幫助一村，走一村宣傳一村，見一人宣傳一人」。他們幫農民寫標語參加農民的訴苦大會給農民撐腰助威，和農民聯合示威大遊行，敲鑼打鼓，把地主惡霸推在前面，高呼口號打倒地主，盡量抬高農民的地位，打擊地主紳士的尊嚴，有些戰士參加農民的訴苦，氣憤不過，找到地主惡霸就動手打起來，現在這是絕對禁止，軍隊只准撐腰助威無權打人。

激盪的高潮裏，犯下的錯誤是不少的，由於階級立場的站不穩，好多人會錯下彌天的大錯，像某某軍區

的一位司令，家裏是地主，給農人鬥了，他在震怒之下，回去搶殺了一個村幹部，他自然馬上受到開除黨籍，撤職查辦的處分了。然而他造下的罪惡永遠是人們心裏的一個疙瘩。有一個大際政治指導叫做顧顯的，下鄉搞土改，完全是走的富農地主路線，住在地主家裏，吃白麵餃子，被地主的米湯灌得迷迷糊糊，開會時，會場被地主偽裝的假貧農團所操縱，把九個貧農份子的村幹部打得一塌糊塗，他還說：「老鄉們，你們黨某的檢舉，今天我們給你們當孝子。」可憐真正的貧農却關在門外。還有一個城士牆脫家也被鬥了，攆起槍回去逼着農民把分了的東西退回來。

最近青澗交發生的一件事情，更是令人氣憤，青澗交某村長曹光仁是一個貧農出身的幹部，前回領導鬥爭會總鬥死了一個在敵偽時期的漢奸溫潮曹秀山，這家人一直懷恨在心，這次土改，區委親自下鄉做工作，不爭就住在曹秀山同族曹德餘地主家裏，曹家夫婦天天灌迷湯，組織假貧農團，把許多真正的貧農都關在門外，他兩夫婦天天在區委面前說曹光仁的壞話，說他貪污勝利果實，說他強姦過十八個婦女，成羣衆的意見要鬥爭他，區委說「好吧，既然羣衆要鬥爭，那就鬥爭」，曹又說：羣衆的意見要打他一頓再交民兵槍斃了，行嗎？」區委說：「由羣衆好了。」

在開鬥爭會的那天，貧農沒有一個來的，區委急了，曹說：「我去發動」，隨即把曹秀山等一家大大小小都發動了來，鬥爭當中，抓住曹光仁就是一頓好揍，幾分鐘就把曹光仁打成血人，才叫民兵拖出去槍斃了，村裏貧農想到曹光仁的好處就暗暗流淚，看見地主溫潮又翻轉身來，一句話都不敢說。

後來事情鬧到縣裏，縣裏調查清楚把區委溫潮一齊扣押起來，貧農曹老太太大哭着說：「同志，你們太粗心，要是多調查一下，咱們這個人不會死的。」

爲了這件事，我不舒服了好久，我寫信到晉察冀日報，提出我的意見，我說：

「在革命中爲了對付頑抗的封建殘餘，多少用一點暴力，我並不算加以反對。但鬥爭也得有個目標

，像過去這種方法，動輒就把人打得七零八素，有時打倒敵人，有時也打壞自己，出了亂子。幹部路線的錯誤，固然是主要原因，制度也不能說沒有問題。假如在那犯被處決之前有一段比較長的保留時間，不讓眾衆隨便動手打人，如同曹老太婆說的：「同志，要是多調查一下」那麼即使幹部差勁一點也不至於錯成不可挽回的大錯……

我看見最近報上公佈的「關於人民法庭的指示」認為很對，那犯交政府代表及貧農代表組織的人民法庭審訊，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然後判決，或者罰勞役，或者判監禁，審判時禁止用肉刑，死刑必須經縣長批准。這實在是法良意美的制度，為什麼這些同志可以不遵守？」

你看過這一串慘烈驚險的故事了，在這些故事中一個顯然的情形告訴我們：地主富農比貧農更兇殘更險惡，真正因貧農仇恨交集交人民法庭處死的，或終不可過當場打死的地主富農是少得多了。再加上幹部的錯誤就錯成了更多的慘劇，我不掩護這些劣跡，我痛痛快快的告訴你，你才會瞭解革命過程是一刀一槍，一步一步路流一滴血的，而且你不要忘記：這次土地革命是在這麼廣闊的國土上對兩千多年以來封建地主的總清算，事情真是如此嚴重的！流血並不是應該，但是這是不可避免的事。你也許已經瞭解在革命進行中地主富農路線是怎樣的錯誤，我要補進一段與土改同時進行而作為搞好土改的先決條件的清黨工作。

X

X

X

X

X

若干年來，中國存在着一批所謂紳士階級，用X X X先生的話說就是中國政治上最重要的階級，但老實說，也是最善於投機取巧的。若干年來，不管在他們以下的農民遭遇多少次反，不管他們以上的統治者換過多少次的朝代，他們始終是上下之間橫梗着的那麼一層，在政令與人民接頭的地方上下其手，坐擁漁人之利。作為統治階級，他們保存着自己特殊的利益，他們可以投靠在不管誰的統治權下邊，但當統治者侵犯到他們的利益時，他們就要拿起人民的旗幟來反抗；他們假作人民的代言人，假當人民反抗他們時，他們

便要借政府的力量來抵付。他們就是這麼樣的一層人，這麼樣的一層社會的寄生蟲，一層民主的毒害者，在共產黨的政權下他們是照樣寄生的，抗戰期間因為聯合一部分尚能抗日的地主，維持統一戰線的關係，這層人就乘機大量地混進黨來，因為他們這層人又多半是聰明伶俐，能說會寫，在鄉村裏邊不但佔據了許多鄉村政權，而且也持了許多黨的支部，有的已爬到黨裏以高位的地位，他們在黨內散佈着不良的地主富農思想，大大的影響了黨的純潔性，他們又利用位置保障自己的利益，成為壓在人民頭上的大石頭。

但要說明的，共產黨並不像歷史上所有的統治者一樣，可以作為這批人的護身符，這次土地改革，一方面固然是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就是對於地主紳士階級的總繳械，取消他們的階級特權。假如這時候還容許這種思想路線在黨裏發展，假如這時還不把那些不能改造的人們消出黨去，那麼在土改當中，不知要犯下多少像××司令員和××戰士一樣的錯誤。

所以在發動土改的時候同時也發動整黨，整軍。黨員素質的純潔和黨員立場的堅定可以保證土改中不會發生太大的錯誤。而對於土改的反映又正是黨員階級立場的一個明顯的考驗，好多地主富農份子，平常儘管裝得極為前進，可是一到利益切身，立場站不穩的現象使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來。因此土改與清黨是互相幫助的。

現在解放區中，正利用對土改的學習討論，掀起了「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的三查運動，有的地方甚至於加上「查立場」「查生活」的查運動。在鄉村裏把黨的一些支部公開，叫貧苦農民來檢討批判，由貧苦農民來審查黨員的黨籍，把羣的審查和黨內進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和教育結合起來，思想錯誤的予以糾正，不能改造的開除黨籍，大刀闊斧，也確洗刷，不少出去。

現在這批投機的紳士們真是無路可走了，除非他們自己願意改造。

×

×

×

×

官歸正傳，還一來談土改當中所犯的錯誤，急性病是最常犯的錯誤，犯急性病的工作者第一種是英雄主義，總想自己搞得大，蜻蜓點水，輪流開會，自己做模範，羣衆不發動，醞釀不成熟，就隨便發動鬥爭。第二種是很好的工作者，急於在春耕以前完成分地的工作，急急地就開完三個——支部會議，貧農團大會，新農會。憑單純的任務觀點而不靠羣衆路線，結果農民也沒有發動起來，完全是由幾個幹部強迫命令，包辦代替，沒有發揮出土改中對農民的教育作用，第三種完全是壞人，他們爲了保護地主富農的利益，總想急急忙忙馬馬虎虎的把這一關混了過去，不讓貧農農民翻起身來。可笑的是有一個小學校裏，也居然抄襲農村裏的鬥爭，醞釀要鬥爭學校裏地主富農一份的先生和同學，要分他們的衣物和用具，放隊時也是貧農學生站頭排，富農站第二排，地主站第三排，政府聽說馬上提出批評，才不鬧成事實。

X

X

X

現在我們來看鄉下各階層對於土地改革的反應。土地會議秘書處曾經把平定縣上下陰營村各階層對於土改的反應印成一本小冊子。上面說：

地主方面 有一個老太太說：「分，好，我家人手不夠，那邊在道裏的時候，收租不夠公家的，習以保甲長來心裏就發抖。分了好，大家種點吃點。」有一個地主被鬥以就，掃地出門，人家問他，他說：「我沒有意見，反正這年頭，兌付着弄點米湯喝就行了，今年冬天怕過不去，要請大家幫忙。」有個地主說：「分東西沒有關係，只是不要打人。」

中農的反應是「無可不可」的，因爲他們的財產多半是不動的，即或挖出一點米也不多，不少的中農還可以補一點進去，他們說：「均地好，大家都有地種，有飯吃」，有人也說：「有點貧富好，不然活着就沒勁了。」

貧農方面：在未宣佈土改以前就有貧農對幹部說：「人家有錢人家盡種的是好田近地，咱們窮家盡種的

二架碾地，是不是也可以兌換一點好田近地種呢？」聽見宣佈土地法大綱了，貧農××喜歡的說：「誰個翻身只翻了半個身，這回可要翻個全身了。」貧農××說：「地種三年如親娘，」反對打碎平分，贊成抽多補少的原則。農民對於土地深厚的感情，不是我們知識份子所能體會的，有的人分到地整天在笑，有的人分到了地，一天總要到田邊去繞一個圈，看一看。

×

×

×

最後要告訴我們的是土地改革的執行，對於三種不同的區域有原則上的區別，第一是老解放區，五四指示覆查很徹底的地方。第二是解放不久的地區，土地覆查不徹底的地方，第三是新解放區。

對於老解放區，封建勢力已經微弱消沉，人民的政治覺悟已相當提高，土地的分配已比較均勻。租種地，假使羣衆以對半分，就可以不分，不公平的可以多少拉平一下，好壞交換一下就成了。對於新興的富農階級，原則上應當保護，不能同封建富農一般看待。

解放不久地區，封建勢力還未受到根本打擊，應該徹底的實行分土地，廢除舊債。評定成份時，在地而富農方面不以一定的財產爲標準，主要的看有沒有剝削關係。在貧雇農方面主要的就看你是否窮，有些地方貧農團怕貧農多了，每人分不了多少，評定貧農成份的條件太苛刻，不是三輩窮的不要，梭子形（祖父窮，父親窮，現在窮）的不要，賭錢的不要，偷過東西的不要，租不要，那不要，甚至訂出「七不要」的條目，剝削了自己的隊伍，這種關門主義的作風是要受批評的。

至於新解放區，封建的勢力特別頑強，那就要堅決的進行鬥爭，租種鬥爭在三種地區中當然是最激烈了

這便是土地改革的一個概略的情形，這樣大一件事詳細說起來，恐怕要幾本書，不是幾千字所能寫盡的，末了我還忘記告訴你：農民分到地的數字（這數字是因地而異的）不定陸營村平均每人中地二、一三七畝

，青縣清河莊平均每人五畝（地較劣），這班老百姓都有棒子麵和小米吃。好了，我們下次再談，靚好

××

第五封信 保護工商業

××：

這兩天，在附近的泊頭鎮上出了一件事情，原因是農民接收了兩家在這鎮上開設多年的工商企業——同福興金號，和聚金鐵廠。

事件是這樣發生的，在不久以前泊頭市委接到農民帶來太行行署的介紹信，說要把同福興的老板弄回去清算，同福興老板聞訊，吓跑到天津去了。這樣太行區來的人就接收了同福興金號，泊頭市委認為這家金號在泊頭開設了多年，泊頭的人應該有份，也派人來參加管理。聚金鐵廠是同樣的情形，財東和經理聽說要弄回去清算，也嚇跑了。農會派人來接收了鐵廠，市委也同樣派人參加管理。

於是，市面上的人心惶惶了，大街西頭的藥舖只留了兩個老人看守，店也不開，市委才覺到這件事做錯了，錯誤的原因是違犯了土地改革中保護工商業的原則。

他們馬上找到接收商號的農民，解釋政府的保護工商業政策，要他們原封退還，設法又把跑了的經理爭取回來，由市委同市商會當面交還原主，又在市商會召集一次大會，宣處置這件事的始末，並說明政府堅決保護工商業的政策，這樣商人才安定下來。

有人就問了：中國的中小工商業者多半兼有地主的成份，他們工商業的資本中未始沒有剝削來的農民的金錢。如果鄉下的封建剝削關係都要清算，而對於這部份工商業者却要保護，是否公平？

這個問題是值得提的。但是這個問題顯然忽視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特點，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不過是一種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一革命階段中，中小資產階級還有一個比較長時期的存在，由於中

經濟的落後性，中小資產階級還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組織成份之一。革命固然是要消滅剝削關係，但不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就把所有的剝削關係都一齊消滅，而且中國革命的農村政策與都市政策也有原則上的不同：農村中的革命對象是封建地主，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土地改革，革命的目的是要把陳腐的生產關係束縛下的生產力解放出來。都市的革命就不同了。都市中革命的對象是大資產階級，是和官僚軍閥，帝國主義勾搭的大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沒收大資產階級的財產，取消帝國主義的經濟特權，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大資產階級等壟斷下的民族工商業解放出來，農村的政策是不能隨便往都市上搬的。

再者，在革命進行中農村中的鬥爭方式與都市的鬥爭方式也應當是不同的，就是說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方式應當有所不同，比如說，在鄉下農民可以平分地主的田地和浮財，可在工廠中工人萬不能平分廠主的廠房和機器，所以讓農民來清算城裏的工商業是不對的。

在抗戰期間，共產黨曾經鼓勵地主富農轉入工商業，這種行爲完全是對的。新民主主義的階段就是把封建剝削的資本轉變爲民族工商業資本。所以在這時侵犯他們的利益無疑地是不對的。

在繁榮經濟的目標下，不但在城市的工商業要保護，在鄉下的工商業也要保護，像冀中一帶，百分之十六的工商業在城裏，百分之八十四的工商業到在鄉下，假如只是保護城裏的工商業，把鄉下的工商業歸給農民來平分，那麼還是會搞到市井蕭條。

因此針對目前土改中嚴重的侵犯工商業的事件，冀中行署發出了指示，對於中小工商業者而僞爲地主的，只清算他封建資本的部份。不清算他工商業資本部份。過去已經在鄉下接收了的商店作坊，現在不能退還的必須繼續經營不能分掉。

共產黨現在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很多地方不只是消極的防止破壞，而且積極的扶植。因爲他們自己二十多年的苦鬥主要的是在農村中進行，說到農村鬥爭，說到領導戰爭的藝術，他們誠然是經驗豐富，非常高明。

但是要他們去管理工商業，那就不能不外行了。據他們自己說：在張家口失陷以前，他們管理的工廠簡直是弄不好，以前的經理，自己貪污，享受非常好，結果還大賺其錢，現在的廠主不貪污，吃大鍋飯，可是到反而虧本。原因是太高的照顧工人福利，一個工人的待遇是照供給五口之家的標準來計算，這樣的標準連在蘇聯都沒有辦到，怎麼會不虧本呢？在冀中過去有些麵粉廠，政府一個月要賠幾千萬去，而以前是一個月要賺幾千萬的，原因是固定成本沒有盡量地被利用，白天怕飛機，晚上才工作，可是工資又那樣高，當然要虧本了。他們現在很缺乏管理城市的人。

公營工廠如此，私營工廠更不說了，翻身後的工人非常跋扈，廠主簡直不是對手，工人出毛病不敢開除，這樣叫廠主老虧本行嗎？因此新華社發表社論說明在國民黨區的工人運動是考慮如何與壓迫者開爭，解放區的工人運動就該考慮如何與政府合作，應該以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不應該以近視的短暫的勞動者福利為目標。現在解放區的工人是在一種協商的情形下與資方相處，違背協約的一方都應受到規定的處罰，石家莊易手後，工商業者的心也因為之消除了（所謂四怕，第一怕與政府公營工商業競爭，第二怕工人難於應付，第三怕政府有一天會沒收他們的資產。第四怕銷路沒有辦法）。

以目前對東北財經工作的加強來看，真可以看出中共在建設中對於保護工商業的積極進行。目前東北局情況正如東北財經局負責人李富春所說的：東北經濟現在已經不再是遊擊戰區，支離分割的個體經濟，而是有着廣大的農場和有着繁榮的都市的，有着自己的礦場和自己的鐵路的，具有國家規模的經濟。而且由於東北地區的鞏固和經濟條件的優越，在大規模戰爭展開的今天，無疑的，東北應該作為支持革命戰爭的倉庫。中央因此把財經工作定為東北在一九四八年最主要的工作。於財經工作調閉幕之後，訂出一九四八年生產計劃，政府貸款四十五萬萬扶助人民企業發展生產。這樣大宗的貸款，解放區是少見的。這計劃中農業生產立為第一，預算要增產糧食一百萬噸，開墾棉地七萬千頃，蘆一萬五千頃，菸葉五千頃。其他作物都有數字，

不細說了。

工業方面要作到供給軍人的被服裝備不成問題，修築鐵路，採礦冶金都在積極發展，今年預定要增產煤四百萬噸。商業方面採取對外管制，對內自由的辦法，也由政府貸款扶助，合作生產社也將大量出現，各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都分配了生產工作，在這一年中東北一定有一番生產競賽的熱潮。

現在東北農民翻身以後的風景是值得欣賞的，牡丹江省在解放以後送電的設備增加了三分之一，電線增加了四十六萬碼，農村合作社集資經營的發電機使農家使用了電燈，鄉下農夫的碾米榨油現在都用電來推動。

松江省政府試辦的農場擁有拖拉機和火犁等工具十七具，在大地冰動之前，大開荒。松花江裏工人自動把以前打沉了的日本船隻撈起來，修成工人號，在哈爾濱與加木斯之間來往航行。

新發展起來的紡織工業，正大量的在推廣，幾千戶幾萬戶的紡車轉起來像一股風，東北的建設也正像以一樣的向前推進，這般風吹遍全國的日子不遠了，朋友，相信吧！

祝

好

第六封信 逃亡地主的悲哀

××：

昨天到白莊去，白莊是解放區封鎖線外的一個村子，這地方是兩邊都管不着的地方，鄉下人管它叫「陰陽界」，在馬車上，風太冷，灰沙也大。在路旁燒酒店裏喝了二百元燒酒，頓覺全身溫暖，迷迷糊糊的不覺就在車上朦朧朧朧睡去，路不知走了多遠，聽見那邊有講話的響聲。

「他們現在完全是一味的鎮壓政策，分財產沒有關係，還在打人，動不動就叫羣衆提意見，叫羣衆提意見，你一言，我一語，話就多啦……」

「跟你說，前清消災衙門都沒有見過那樣的「堂威」，群衆，兒童團，披戴打得響，越喊得厲害，「打倒地主」「打倒地主」你一去就給鬧暈啦！」

「不是說坦白無罪嗎？你坦白坦白，不是省得挨打？」

車上有人這樣說，

「咳，你借說，你不曉得人家苦在心裏，咱們這都市上的人總有個享受思想，他現在就不敢這一套，他要改造社會，舊思想，舊封建都不要，都要打倒！」

車上的人哄笑起來了，有人說：

「你不去改造改造？」

「咳，改造，咱偌大年紀，借改什麼造呀？咱從小長大，活也沒有幹過，你分我一塊地，財產也給「平均」掉，你叫我活得了嗎？活不了呀！」

車上的人又哄笑起來，我看那皺眉跟苦笑的剛才講話的人，胖胖的身材，穿一件舊皮襖，頭上包一塊洗發手巾，嘴裏露出兩顆金牙齒，一看就知道大概是一位逃亡地主。這時天上出現一架飛機，他說：「天天望中央軍，他又不來，我一看見飛機心裏就直痛快，說你扔一個炸彈大家一齊炸死了倒好，它又不扔！」

話談到這裏，馬車快「刷」的一鞭子打出去，車子「轆轤」的跑起來，一片風沙眯了眼睛，路聲也就停止了。

那位地主的幾句話老在我心頭放不下去，在解放區，對於土改的反應，恐怕不懂他是如此，整個的地主階級也都一樣。正如他所說，他們這等人是從小長大，生活也沒有幹過的，全憑收地租，盤算利息來過日子，一毛不拔是土財主的風度，在鎮大革命的高潮時期，對於共產黨的作法一定會深惡而痛絕的。你想對於一個愛財如命的土地主一旦要平均他的田地，還要平均他的浮財，如果隱匿不報，還要被羣衆扣起來審問拷打，他怎麼會不恨？再說，往日被他們壓迫的泥腳漢們一旦覺悟之後，翻起身來，把他們打倒下去，而且還要拿腳踏他，這在他們原是無論如何想不過去的事。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是革命，革命不是鋪花，不是請客，不是作文章，革命是被壓迫了幾千年的老粗們用大力推翻封建的大暴動，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翻天覆地的重大事業，是無產階級向封建資產階級宣戰的大鬥爭，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的隊伍，軍隊在前方打蔣軍，人民就在後方挖蔣根，軍原是一點客氣也沒有事情，作爲這個時期的地主階級，不幸碰上了這個即將死滅的政權，有些乾膽的棄享受，拿起鋤頭，和農民一樣勤勞動吃飯，有些却組織鄉團拿起槍桿，死拚一場，可是像這類的逃亡地主，既不能放棄享受，又不能決一死戰，他們只有恨，只有罵，只有跑到蔣管區，哇哩哇啦加油加醋，今天說共匪如何兇橫霸道，明天說共匪如何殘殺役人，這就是你們那邊對於這邊的印象，我是知道的！

××，在這階級鬥爭趨於尖銳的時候，聽一個人說話，首先要看他屬於什麼階級，不要聽一個人的話，就以爲全盤都是一樣，如果那樣，那一定是會犯錯誤的，以後再談，敬祝
健康

第七封信 北方大學

XX:

在介紹給你一些北方大學的情況之前，先要告訴你的是一個兒的兩個感想。一個說：

「中國有兩個北大，一個是在蔣管區的北京大學，一個是在解放區的北方大學，北京大學裏有全國馳名的大教授，有比國內各大學好的設備，可是他們的教育完全是僵鴨烹式的教育，不管學生接受不接受，同意不同意，反感不反感，他們總把些爛在自己教材上的東西不顧死活地塞下去。到考試時再叫你哇啦哇啦地吐出來，吐得好的給一百分，吐得不好的給個不及格，先生唸教材得的報酬是薪水，學生聽教材的報酬是學費。因此，先生可以萬世一系地唸着『本教材』，學生也可以聽過，考過就馬上忘記，先生拿着教材換飯吃，學生拿着文憑換飯吃，所謂學問實在是交換之間的媒介而已。」

「北方大學的教育是討論啓發式的教育，每一個人都是先生，每一個也都是學生，提出一個題目來，大家自由去看書，作筆記，用心思，看了一段書要默唸一段書的大意，要抓住一段書的精神，要試着去提出反駁的意見，這樣他們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段醞釀時期，在生活的各種場合中醞釀着彼此辯論，互相引伸的空氣。假如你看書不够仔細，了解不够深刻，那麼你很容易便感覺出來，再去讀書。醞釀成熟了，才由醞釀的過程提出討論大綱，正式討論會，討論沒有太多的時間限制，不同的見解不辯出一個結果來不結束，辯出的結果隨即可以拿到實際工作中去考驗。」

另一個是才從國民黨區來的學生，他發表感想說：「到了解放區第一個印象便是金錢不會再有多大魔力，這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配發，彼此全是一樣，幾個月袋裏沒有一個錢根本沒關係，不像在國民黨區時

，天天愁着幾飯錢。第二是在學校裏沒有失學的危險，畢了業沒有失業的危險，學的就是用的，做的就是想的。倘此是沒有什麼矛盾。第三是這裏的同學不講面子，坦白到令人不敢相信，當你聽到他們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陰私揭發出來時，會感到他是在說你，會感到自己秘不可告人的事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北方大學在這裏的高家莊，當他們前年搬來時，瘦弱的王婆子還正在秋風中戰抖，而現在已經是一九四八年的二月，附近村莊裏取消了天主教徒的禁忌，廢置了的戲台上又唱起新年戲了，北大在變，它周圍的鄉村也在變。

北方大學有六個學院——工、農、醫、文教、財經、藝術。現在的校長是范文瀾，他們有着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辦法，在我們看起來，是陌生而有趣的。

第一是學生給教員評分數制：每班學生按照教員的生活言行，教材教法評分數，提出批評，分數以五分為一級，得八十分以上的就叫做「立功」，是非常的榮譽，這樣一來學生起勁，教員也起勁。

第二是互助小組二三個人為一組，一起讀書，一起做事，一起生活，互相批評，互相幫助，他們文學院院長說：「因為他們全校切實的掌握了「談心」和「互助」的兩項武器，使他們更進一步的做到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共認為他們能戰勝反動派的最厲害的武器之一。）

第三是學習文件，政府或黨的重要文件，常要拿到學校裏來討論研究，其討論之精細，常常為幾個字辯一兩天，也常常在沒有問題的地方抓出問題，共產黨的文件並不是一紙具文，一經發出就是帶着紀律性的，如像他們討論到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複雜性，和長期性的關係時，在我們就僅止於字面的了解，不加討論，隨着處理具體情況時就忽略了考慮這些原則，可是他們就在這裏下了大工夫，關於此點就有三種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中國的不平衡性規定了革命的複雜性，由革命的複雜性再產生革命的長期性，有人主張，不平衡性產生複雜性，複雜性產生長期性，長期性再反過來影響複雜性，有人主張不平衡性同時產生了長期性和

複雜性，二者互相影響，彼此爭辯不下，大家舉例互相駁辯，把理論了解得更深，最後大家同意的結論大概是「長期性與複雜性是不平衡性的兩種體現，而這兩種體現又是互相影響的」不知道這話是否這樣說，我可不大記得清楚了。

又斯毛澤東在「論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中談到土地改革一段說要組織包括貧農雇農中農的新農會，必須首先要組織以貧雇農為中心的貧農團。這「首先」兩個字就出了毛病，這兩個字可以說就忽略了中國革命的平衡性，各個地區的具體情形不同，有的地方必須「首先」組織貧農團，可是有些地方若先組織新農會還要便當些，為什麼一定要「首先」組織貧農團呢？後來經實地工作與討論的結果，把「首先」二字刪掉。這是他們所謂「實事求是的地方。」

第四是集體生產，燒的煤自己去拉，吃的菜自己來種，生產的所得歸自己。文教學院一九四七年的農業生產總收入達二百萬邊幣之多。

工學院的學生要唸兩年，由於時間短促和功課繁多的矛盾，編教材成了教員們的一個大問題，他們在兩年當中要從小代數學到微積分，所以就不得不把些不必要的東西刪掉，英文程度一般很差，為了配合功課，他們開頭已不是教的「貓，狗，人，孩子，父親……」一類的字，而是教的「點，線，面，圓……」一類的字，由先生指導背誦字典，看原文書，雖然吃力一點，可是同實用一配合起來學生到是比較有興趣。

物理為精和數學配合，不是從力學開始，而是把熱學放在最前面。

文教，財經，藝術三學院的學生，流動性最大，常被政府要出去工作，工作了多年的老幹部也調回學校來唸書，一方面把理論拿到經驗中去印證，一方面把經驗提高到理論的標準，他們就是這樣學習的。你的意見如何？

祝 好

××

第八封信 過年前後

XX：

我們像小孩子似的，推算着過年的日子，對於這個神奇的年，我們閉上眼睛便憧憬着秧歌、花燈、穿紅褲子的女人，還有，那位八路說過的：「大鑼大鼓，旌旗招展」。

打開報紙，便已經嗅着過年的氣息，作爲春節娛樂資料的秧歌劇佔了版面的四分之一。政府的指示也顯得很每家都能吃上餃子，村幹部們在忙著替他們張羅白麵，可是貧農小組的討論說：「吞一口不如買隻牛」，不贊成過年太浪費。

招待所裏也借來了一付鑼鼓，早飯後總要鬧着敲一會，一邊敲，一邊就在場子上扭起來，穿着灰棉軍服的小鬼們邊扭邊作怪像，引起一陣陣的哄笑，冬天的太陽高掛在東面籃球架子的頂上，灑下清場的溫暖與融和，人好像泡在暖水裏似的。

方向志來對我們說關於過年的決定：

——第一天吃餃子，第二天吃大米飯，第三天吃包子，第四天吃麵條，除夕晚上開同樂會，開完了吃酒菜，元旦每人發一包俘虜煙，抽煙的有份。

——啊，第一天吃餃子，第二天吃大米飯，第三天吃包子，第四天吃麵條。同屋的老李握着手指頭在背誦。

除夕晚上的同樂會是在一個小房子裏舉行，勤務員，炊事員，交運員，工作員全都來了，他們都帶着手槍，最小的張文却揹着一支大步槍，我真不懂他們帶那些傢伙來幹什麼。這裏的負責人唐同志就是那位老清華，依然穿着他五寸長的旱烟袋，笑容可掬地招呼人，他文弱的身體穿軍服不大好看，很像一個文書士，

他的烟口袋巾在胸前一搖一擺，又像鄉下老頭兒。

××和××穿唐藍布短工人褲褂，他們今晚準備演戲。兩個小鬼聚聚蹣蹣的打拍鑼鼓，敲着機呼嚕呼嚕的怪叫，早上發下來的日本香烟在每個人嘴上抽着，吞雲吐霧，烟氣迷漫了整個屋子，人影在眼前閃來閃去。唐同志的太太——兩個孩子的母親，穿着過長的灰軍服。聽見收音機裏跳舞的音樂，樂得一個人直在那裏手舞足蹈，按着音樂拍節一搖一擺，唐同志走上去把手一掛，兩個人就在人羣當中「搖擺，搖擺」的跳起舞來，舞得相當文雅內行，博得陣陣喝彩，原來他們曾經在軍調部作過事的。

秧歌是每一個都會的，我們提議要秧歌，還是那兩個小鬼打鑼鼓，大家都來扭，唐同志走頭，各人都有各人的怪相，村的俏的，俊的醜的，扁的斜的，前進的，倒退的，穿來穿去，扭成一團，最後鑼鼓越打越快，大家越跳越緊，熱情沸騰到了頂點，漲着臉，喘着氣，跳够多時，大家都累了，鑼鼓聲停止了，從鬆懈下來的人羣中升起一陣灰塵。

跟着是演戲，唱歌，單人表演，總之在這個場合是洋土雜陳，百無禁忌的。

鬧到十二點，大家吃酒菜，端着土碗到處碰杯，這時肚子已被花生瓜子吃脹，可是還是繼續吃着，喝酒，直到大家有些醉意了才散。

幾天來餛飩，大米飯，包子麵條，秧歌，鑼鼓歡笑的面孔，扭動的人羣，早晨的太陽，夜晚的爐火，成了過年前後擺攪一團，分不清楚的東西。尤其扭秧歌的鑼鼓聲，總是此起彼落，遠的近的，一天到晚總是「鑼，鑼，鑼……」響得正常走路的人也不大安份，總是按着節拍，一扭一扭的走。老鄭說：「他們的秧歌總不知道有多大！」

四十歲左右的唐同志，在開會作報告時可以一連八個鐘頭，可是跳起來除了幾個小鬼，也就數他最厲害，他手拿門板當大刀和小鬼們在廢子上大戰了三百回合，小鬼們打敗了，他還要喊一聲：「巴圖魯，追！」

正月十五的晚上，我離開××，到泊頭，××市上的花燈人影只留了個匆匆一瞥的印象，至於婆娑蹙蹙的鑼鼓聲，喧囂嘩笑聲，簡直吵得我一步不能入睡，第二天的早上在運河旁邊，雖然不是坐船，却領略了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情景。由此南去是泊頭，在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的大馬車已沉沒在一望無垠的鹽海裏，解凍的泥土陷着馬蹄，車子只能循着壓得深深的轍跡，緩慢的前進，車上十幾個鄉下人閒談着土地改革，說某某地主又跑了，某家分到一頭小毛驢，車旁走路的人也陪着幫襯幾句，可惜由於語言的隔閡，我只能抓住幾個熟悉的名詞「封建」「地主」「中農」「舊社會」……。

遠遠近近的村落裏，總傳來那麼幾聲鑼鼓聲，婆娑，婆娑。

中午在不知一個甚麼莊上打尖，一下車，我便循着鑼鼓聲去搜尋，在幾棵大槐樹圍着的一個場子上，土牆外睡着一頭黑毛驢，兩個小子橫着一個高粱桿紫的小船，前面一個小子拉着轡子，正在一扯一扯的，再看旁邊站着的人可多咧，大人小孩一共大約三十幾個，有四五個穿大紅褲子的，有扮成女人的，有把臉上塗得花花綠綠的，有穿着天霸式短打衣服的，他們一會兒走進土屋去，一會兒又出來，時而到攤上賣東西，時而又去參加跳舞。在他們這一羣裏，演員與觀眾，生活與娛樂是分不開的。所以當你看見一個搽花臉，穿紅褲子的小伙子招呼你進店時，就用不着大驚小怪。他們就是這麼有趣的！

我也去參加了，先是接過鼓來打，剛敲幾下，他們搖着頭道：「不同，不同」，穿着粗身長袍大褂，扭起來當然更不像樣了。

吃完麵，我們又前進了，馬車迫着向西落的太陽，遠望着四隻大旗在黃色的反光中迎風招展，矛頭上放出金光，旗下聚着萬頭攢動的黑壓壓一大片人羣，在人中間的高處站着三個人，不知是在演戲還是在開會，可惜馬不停蹄，我只能站在車上伸長頸子望望，哭得狠。

再走，再走，又看見一個村外的廣場上，一百多人擁做一團，鼓鑼，人跳，厚重的黑影在閃動，像一羣黑色的巨龍在抖動着渾身的肌肉，喘着牡牛般的粗氣，舞啊，舞啊，這簡直是洪荒時代的原始人，我被那渾渾的氣氛懾伏住了。

再往前一個村，我們又看見文工團的秧歌隊，這秧歌是更要好看了，穿的是舊戲的衣服，有跌跌蹦蹦的老頭，扭扭捏捏的閨女，雞眉狗眼的花花公子，嘎嘎咯咯的鄉下紳士，長袖飄拂，來回閃動，走一處，跳一處，小孩更是走一處，趕一處。

晚上住在韓村，參加了韓村的提燈會的大約有二百多人，鑼鼓前導，笙歌後隨，扶老攜幼的提燈人緩緩地走過。路過的地方，油紙留下一點點的星火，走不多遠，回頭一望，灣灣曲曲的一路火星，煞是好看，老頭子吹的笙太好聽了，我從來還沒有聽過這樣的笙，真是又文雅，又清潤，比之秧歌隊大鑼大鼓的雄壯氣魄，又是另一種誘人的民間形式了。

——你是幹什麼的？在旁邊維持秩序的民兵突然喊住我問，幾個民兵也同時走過來。

——過路的。我答。

——上哪去？

——泊頭。

——可有路條。

——有的，我伸手拿路條。

——好，不用了。

民兵走後，我才悟到我這一身舒舒服服的長袍，這一副搖搖擺擺的姿態，在這短衣粗服的人羣裏，確實是容易被看出來。

行列經過村裏的交通道，擁擠不通，路爲之塞，女人們站在門口看，門頭上掛着紙燈，鮮紅的對聯寫着：「實行新民主，打倒老封建。」

繞完本村，行列又伸展到鄰村去了，我不能再走，怕找不着回店的路，就停下來。隱隱的笙聲還自遠處傳來，火獸似的行列在田野間蠕動。

踏着一路殘餘下的火星回來，在店門外碰着老李，他正在月光下對着遠處的火光出神，他遞我一支解放烟，靠在土堆上，我們默默的抽着，思潮在心裏沸騰，這一天一村接一村農民歡樂的影子像影片似在腦子裏展映，想到家鄉那些終年臉上沒有一絲歡笑的老鄉，我說：

——老李，我看這邊的人連性格都變了。

——是的，他們已經解放了。

第九封信 跨進新世紀

××：

當你空閒的時候，給我家裏寫一封信吧！

對於家，我知道，在我走出大門時，肩上就被加了一重「光大門楣」的責任，親朋們表示，似乎是「苟富貴，毋相忘。」哥哥們寫來的信說：「全家的希望都在你一個人身上。」

雖也是事實，在我們家鄉那樣的窮鄉僻壤，有個兒子在大地方唸書，將會是茶坊酒館裏談論的資料，親戚朋友對家真是另眼相看，鄉保長在派款派捐的時候，也得留些地步，家裏人縱不說是「有所恃而無恐」，但總有這麼一線的希望願在眼前作爲他們精神上撐腰的保障。

然而今天，我走了，我悄悄的走了，沒有告訴他們一聲，犯下他們所認爲的滔天大罪，我知道，我留給他們的將會是痛苦的失望，他們將暗暗悲傷，忍住眼淚，不取向任何一個人提起。

我的家，好像我曾經對你說過，父親是沒落的封建地主，兩個哥哥在抗戰期間作了小小的暴發戶——新興的資產階級，媽媽和姐姐是十足不取報酬的傭工，而我，是在家庭的糾紛中哭崩長大的孩子。

自從最後一次走出大門之後，我的思想一直是在激變中進行，到了現在，早已不是他們心目中那想像的佳子弟，我作了他們的叛徒，我沒法使他們了解我，更不用提使他們同情我的行動，我們的相隔是在兩代與三代之間，有話也難於說得通了。

我常有這樣的感覺，從那邊到這邊，就好像從一個世紀跨入另一個世紀，從一個國度跨入另一個國度，我們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這樣一個朝代，這裏有新的人羣。新的標準，新的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看見過年

時，老百姓盛情的狂歡，我們看見馬車夫執着溫文的禮貌，不是他們的性格變得那麼快，環境的改變實是最大的原因。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一套大力開闢的辦法，確實具有它的成效。爲要抬高農民的地位，不惜盡量的打壓地主，不但分掉他們的田地，還要損傷他們的尊嚴。千百年來，重壓下的農民生活得到了保障，隨時隨地不用擔心剝削，在從各式各樣的羣衆大會中，從各式各樣的羣衆行動上，看見了自己所發生的如風如火一樣的威力，見出一個人不可屈辱的人格，這一點大概參加過學生遊行的人都是可以經驗到的。當我們走上街去喊起口號來，覺得自己真是頂天立地，偉大無比，聲音也大了，胆子也大了，姿勢也忘記了。多踏過這樣的幾個教訓，一個人不但知道了羣衆的威力，而且了解了個人在羣衆中的地位，唯有團結，才能發生力量。惟有這種力量才能改善生活，要團結當然得承認人與人間的不平等，要團結當然有賴於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據我看來，農民的能够互敬與乎對人的平等有關，便是這種環境之下教育出來的。

你現在一個剝削關係普遍存在着社會裏，吃人的常被人吃，被人吃的又去吃人，正如魯迅先生說的「自己想吃人，又怕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他曾說「丟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要跨過這一步，豈是容易，在中國這樣老大的農業社會中，大家本來只能在極低的生活程度上過日子，只要有人眼釘着更高的享受，那麼除了掠奪剝削之外便別無二法。於是一個人的歡喜就不能不是更多人的不幸，嫉妒成了我們的基本精神，「隔岸觀火，其樂融融」是我們的習性。權位財富之念橫塞胸頭，那裏談得上人與人間的相愛和相敬，別人得到的常是自己損失，我們又怎能共同的歡喜。

我們常常聽父兄們說起什麼的「可以同貧賤，不可以同富貴。」什麼的「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利害之念支配着人生，空洞的道德教條只苦了一批傻子，到現在我們可以聽到「忠厚」是「笨拙」

的同意字。「兇狠」是「能幹」的代用詞，單從這些用字的用心來看，就可以看出舊社會的人在道德與利害之間是怎樣的矛盾着。

由舊的生產關係變到新的關係，魯迅先生所說的「鬥爭」是防過來了，從這裏我們才可以開始看到舊社會在西方所渴求而不得的民衆——自由思想的民衆，不爲物質需要和難受的勞役所壓迫的民衆，不爲偏見和宗教狂所蒙蔽的民衆，以主人自居的民衆。

X X

X X

X X

我們看見這裏很少貧污，沒有小偷和土匪。道在那邊也許多少有點懷疑，其實這在一個有着新的社會關係的國度裏，原是自然而然的現象，你看今天鄉村裏面土地平均了，財產平均了，貧富人家，大家差不多一樣，這社會是一個照顧窮人的社會。官也窮，吏也窮，專政者也窮，眼前沒有錦衣玉食的引誘，脖子裏不存在豪華驕慢的幻影，貧污的潛念根本就不就有發生的機會。

而且鄉村裏面，大家住着一眼望得穿的小房屋，大家天天生活在一起，你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再也瞞不過別人，有了甚麼貧污的行跡，更逃不過別人的眼睛，一下就被查出來了。

貧污被查出來，那是不得了了。渤海區工商管理局一個小職員貪污北海幣拾伍萬，給羣衆知道了，羣衆打鑼打鼓而來，長官只好把他交給羣衆去處理，還算羣衆開恩，只拿出窮子把他的四式分發槍去，勒令他退出職款。剪去頭髮，到處給人恥笑，在這樣的社會裏，這大概是比較頭還要難堪的事情。

在舊社會裏，貪污不是沒有人知道，然而下級的人不敢說，同級的人要徇私，上級的人準備着受供奉，大家之間有一種利害關係牽涉，每個人都難保沒有作過點虧心事。你要放不過別人，別人先要勒死你，自己想想又何必自惹災禍呢？貪污了風氣，甚至成了社會榮譽的標準。雖有包圍團在世也沒有辦法，可是在一個無階級專政的社會，在一個羣衆專政的社會，這中間誰也沒有法子徇一點私情，也沒有徇私的必要，無

所顧忌，一切自可大刀闊斧的進行，貪污失去了舊社會種種條件的保障，其存在就微乎其微了。

土匪和小偷，本是飢餓線上掙扎的朋友，現在分田替他解決了生活，當兵替他們開闢了正當的道路。這一羣人就該大大的減少，而且鄉村裏已有嚴密的組織，工作伸展到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那麼即使是有生性偷劫的人也無地藏身了。

××

××

××

從朋友的談話中，我遭到嚴酷的批評，一時好像遇到了絕望地打擊，覺得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這一生活簡直完了。既而一想，從來還沒有人敢於向我提出這樣的批評，我不能不暗自驚訝，他們不顧面子的精神了，像我們這樣從舊社會出來的人，雖然在思想上已否定了它的某些成份，然而舊社會關係在有意無意之間使得我們仍然喜歡在人前表現自己的優越，炫耀自己的地位。權力位置也還是有意無意間崇拜的標準，優越與地位的損傷對於個人是不利的前奏，所以矜持自飾之念很強，別人對於有傷顏面的事情也不能不有所顧忌。這是我們難於得到嚴酷批評的原因。

只有在一種社會之中，大家面前懸着一個偉大的理想，在共同奔赴理想的途程上，一個人如果承認他的行動在人類解放中的價值，那麼他將會更虛心的去接受批評，即使評論嚴酷到任何程度，也絕不會無端的帶氣。因為這種批評已經不是對於個人榮譽地位的損傷，而是共同奔赴理想時的互相幫助。在長途跋涉的考驗中，掩飾弱點是極為虛偽的無聊，沾沾自得更足以見其小。因此批評者敢於提出嚴厲的批評，被批評者也敢於勇敢的接受。

××

××

××

有一天××和××在互相談論，××問××道：

——你作任何工作時，考慮自己的時間有好多？

——很少，你呢？

——簡直不！

我心裏在怕，要是他們來問我，我怎樣答覆呢？照直說嗎？不好意思，撒謊嗎？更不行！我慙慙地低下頭，痛苦在心裏噬着我。

在一個極端注重實利的掠奪的社會裏面，人與人間的關係幾乎全被利害所支配。總上事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談戀愛，心裏就橫着一個結婚生子的念頭，親兄弟也難於和氣到老，面臨着毫不客情的現實，每個人都不能不或多或少地有點自私。

在那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他一份飯吃！才不致隨時爲生活問題擔憂，才說得，理想，才談得上爲理想而戰鬥，在這樣的基礎上，作爲一個共產主義者，他感覺到自己的工作與世界人類解放的偉業聯繫在一起，從這裏也產生出無限的已爲人的精神，弘博深致的情感，艱難困苦的奮鬥，叱咤風雲的豪氣，從容就義的堅貞。我深深地感覺到共產主義者教徒一般的精神，但他們眼裏著的已經不是虛無飄渺的天堂，而分全人類解放這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無論那一個堅持着他所代表的是真理，那麼即使你並不進去，他也絕不至於辭職，而他們不斷的努力，事實上的表現終將使你懾伏，這不是有點教徒精神嗎？

××

××

××

翻開每天的報紙，最大的特色是沒有電影商店的廣告，沒有低級趣味的雜要，沒有學者政客開得無聊的偉論，沒有稀奇古怪的社會新聞。這裏一張報紙是一個工作區域傳播消息，交換經驗，傳達指示的媒介，打開報紙上面充滿了一股進取的生氣：前方戰事的速寫，後方土改的活動，戰利品的數目，俘虜將官的照片，還有鄉下婦人的訴苦，工作組的經驗，典型模範的嘉獎，工作錯誤的批評，全是這些與每個工作人員，每個

老百姓密切相關的東西，一切爲了配合工作的進展，他們很少誇大和掩飾的作風，他們的宣傳是用着重點進攻的方式，比方土改來了，報上差不多全是土改活動的消息，秋徵時又盡量大登秋徵的活動，政府發動一樣號召，報上就掀起一度熱潮，社論很少有，但一出社論，一定是帶着指示性的東西，不管任何人都非得注意不可。

這樣的報紙，看起來，有衝勁，有銳氣，它能夠把千千萬萬一鼓勁往前衝的工作幹部聯在一起。

報紙的擴大就成爲鄉村教育，屋頂廣播，黑板报。唸報組的來源都取給於報紙。鄉下農民白天工作，晚上開會討論，在工作人員的解說與各種宣傳方式之下，耳濡目染，對於世界大勢差不多都有一個明晰的概念。如像兩個階級兩大陣營，那些是屬於自己陣營，那些是屬於敵人陣營，分得清清楚楚，那個陣營代少那一階級的利益，更是切身所受。他們真能隨口搬弄一大堆不太順口的名詞，如像「個人英雄主義」、「官僚主義」、「鑽石頭」、「打封建」、「舊社會」、「領導」、「組織」等等。

這些恐怕不單只歸功於宣傳教育工作的作得起勁，最重要的，還是它加同生活聯在一起，若是農民還在剝削之下呻吟，政府只是逃而不作，現實還是一團糝精，像國民黨區的那樣，即使是任何高明的宣傳工作人員也將束手無策，爲要敷衍面子，他們不得不造謠了。

X X X X X X X

大概你們最關心的還是自由的問題，據我自己的經驗，據我自己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到無產階級工農羣衆中的經驗，我覺得這兒所謂自由的演義確實有些不同，工農大衆在此時此刻，最迫切需要的是吃飯的自由，生活的自由，只要小米飯不成問題，政府的捐稅不那麼重，他們就感覺自由了。而資產階級却要在吃飯之外，還要有額外享受的自由，奴役人的自由，驅使者別人去替它的目的服務的自由。

若以言論自由而論，在這裏也是充分的，自從農民解放出來以後，在鄉村裏各種會議中，爲了解決他們

切身的問題，他們可以拚命吶喊，拚命的叫，拚命的爭執，拚命的關囑，他們自己有權解決自己的事。他們並沒有英美式民主與聯蘇式民主的爭執，也沒有中間路線與左右路線的紛爭，他們並不想在政府中爭取一官半職的地位，只要在他們切身的利益上，他們有權說話，他們就感到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了。然而資產階級却要在飽食暖衣之外，有不負責任隨便亂說的自由，要超然中立的言論自由，要保有他們特殊階級的言論自由，要有鄙視勞動人類的言論自由……。

然而這批可憐的資產階級，新士大夫階級，即使他們有這樣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了，他們能算真的自由了嗎？簡直不！他們被一切的階級觀念，種族觀念，傳統觀念所支配，他們把自己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裏，只要人家讚他在裏邊胡說八道，便以為那是他們最可寶貴的自由，假如外界給他們吹一點風過去，讓他們不健康的身體害一點傷風咳嗽，他們就哇哩哇啦罵個不休，讓他們惡良心問問自己，他們是不是了解了自由的真諦，他們是不是敢於伸出手去打倒那些在他們意識中作祟的傳統的、階級的、面子的、市儈的、個人主義的魔鬼，他們被壓在他們所謂自由的重轡下，還自以為自由，他們就是一批可憐鬼。

此外在黨政組織中原有不同的意見儘可提出，他們鼓勵這樣做，自然在原則性的問題上，他們絕不讓步，那麼就在組織裏面進行思想鬥爭，大家辯駁，直到說服一方為止。因為辯來駁去，它背後有一套不可動搖的哲學體系，所以絕不用着強力來壓制你服從，也只有這種使人口服心服的辦法，才能够辦到黨真的純潔性。至於技術技術上的問題大家總力求達到意見的一致，而意見的發表完全是無所顧忌的。

這封信我拉拉雜雜地作了以上種種的比較，我們要問剛剛解放了幾月的地方為什麼有這樣斷然不同，改變？一句話：生產關係變了，一切種種都跟著變了。於此我要引用幾個名人的話作為結束，「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表現」。「對於人最高的存在就是人自己，因此使得人成為屈辱的，奴隸化的，被侮辱的一切關係，一切條件都必須消滅。」

版權所有

一九四八年四月香港版（一—五〇〇〇）

出版者

新生出版社

發行者

新生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